

《十二笑》十二篇，现存清初刊本，内封题“墨憨斋主人新编”、“十二笑”，又有识语曰：“墨憨斋著述行世多种，为稗史之开山，实新书之宗匠，名传邺下，纸贵洛阳。兹刻尤发奇藏，知音幸同珍赏，意味深长，忽以笑谈资玩也。”书前有“笑引”，尾署“墨憨主人题”，有“子犹后人”“大树生”二印。仅存一、二、五、六凡四卷，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《十二笑》大约成书于清康熙年间。

编者“墨憨斋主人”或许是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后人，生平无考。

目录

- 第一笑 痴愚女遇痴愚汉
- 第二笑 昧心人赚昧心朋
- 第三笑 忧愁婿偏成快活
- 第四笑 快活翁偏惹忧愁
- 第五笑 溺爱子新丧邀串戏
- 第六笑 赌钱奴翻局替烧汤
- 第七笑 谋风水活葬青龙兆 [佚]
- 第八笑 擒云雨私走白鱼精 [佚]
- 第九笑 逐腐儒狂徒三设伏 [佚]
- 第十笑 婚育女小妹再赔钱 [佚]
- 第十一 笑女翰林改妆嫌圣后 [佚]
- 第十二 笑男命妇代职巧封妻 [佚]

第一笑痴愚女遇痴愚汉

堪笑裙钗本是愚，须眉何事也同痴。

世间惟有泥儿蠢，爱杀泥儿亦是泥。

世上人道自己口能言，眼能动，手能持，足能行，心儿会得随机应变，百般灵巧，比着那泥做的人，块然无知者岂不天悬地隔，所以人若骂了泥塑木雕的，就是极蠢的汉子，也要发三分火性，不肯甘心忍受。至于见了粉面佳人，爱者只比着嫦娥下降，或比着洛浦临凡，也有称赞他是如花的，也有称赞他是如玉的。若把来比做泥美人，便是死标致欠风情的雅口了。然世眼多迷，再不悟到如花似玉者，究竟是一具粉骷髅，凭他绝世无双，少不得化为泥土，所以昔贤有句云：

西施冢上泥三尺，谁识亡吴即此人。

且再说当初有个秀士，偶步到一古刹中，见山门内供养着弥勒菩萨，摊开胸，张开口，像个大笑的模样。乃心上思忖道：“别位菩萨都庄严端坐，令人肃然瞻仰，何独这位菩萨好不尊重，在那里无端嘻笑，不知他笑着怎么来

？”因见一个老僧坐在佛殿之侧，那秀士便指着弥勒向前动问道：“和尚，你可晓得这位菩萨为何而笑？”老僧答言道：“不笑恁么，却笑居士。”那秀士闻言，错愕半晌，乃又问道：“弟子未来时，他已先在那里笑，就是弟子转身去了，他也未尝不笑，和尚你又何主见，偏说笑我？”那老僧听了这话，呵呵大笑起来道：“居士原来不理睬，泥人常笑活泥人。”那秀士听见和尚说出这两句话头，也呵呵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和尚，你这两句话头忒讲得稀奇了。菩萨本来也是泥塑的，说他是泥人，三岁孩子都理会得。人为万类之灵，有知有觉，百骸俱动，如何唤做活泥人起来？”老僧道：“居士，你若不厌老僧饶舌，待我和盘托出，与你点破机关，大家笑笑，何如？”秀士遂向老僧稽首道：“弟子愿闻领教。”

老僧道：“而今世上人，贪财者迷恋金银，却不省得财是土块，死后一文将不去。贪色者迷恋红颜，却不省得色是粉鬼，英雄尽向此中埋。贪功名者，迷恋着高官大爵，却不省得官爵是雪装狮子，顷刻便瓦解冰消。弥勒菩萨常住在虚空，见此世人种种迷恋，呼之不醒，唤之不灵，实为可悲可悯，欲待痛哭劝化，却没有许多眼泪，无可奈何，所以只得付之一笑。你看他这一笑时不打紧，真个笑得眼睛没缝，双唇不合，尚然出不得他大肚子里的闷气也。”那秀士闻言感动，回身向着弥勒菩萨至心礼拜，扒起来再观金像，不觉放声大哭。惊得老僧不解其故，急忙问道：“居士，你为何看着菩萨哭将起来？”秀士道：“弟子猛然思想苦海沦，恋迷俗趣，忙忙碌碌，没个安身立命之处，真个与泥块人何异？却不被菩萨笑死也，教我如何不哭？”老僧道：“居士，你如今才有些省悟，所以便哭。若再思想一回，只恐怕你哭不得，笑不得，方信是做人难也。”那秀士点头会意，嘿然走出山门，回到家中，即与妻子作别，只说往外游学，却飘然长往，跳出了利锁名缰，做个修真者，自号笑笑先生。

一日，游到乌江地面，见一个庙宇峥嵘，走近前看，扁额上写着楚项王之庙。乃知项羽在此江边自刎。因而立庙，极其显应。凡过往之人，欲渡乌江者，必须虔备牲礼纸钱，到庙祭赛，方保得波恬浪静。若稍有怠慢或祭赛不诚，便立刻翻波作浪，阻住行程。所以人人敬畏，几千年来，香火不绝。秀士细询土人，备悉其详，因大踏步走进庙中，举头一看，果然威灵显赫，神像凶猛，殿帘内挤着许多客商，祭者祭，拜者拜，十分热闹。秀士对着神像，只管呵呵大笑，觑见殿旁桌上坐着一个化香钱的道士，有现成笔砚排列，秀士即与道士取过笔来，蘸浓了墨，大书于庙壁上云：

平分天下犹嫌少，一陌纸钱值几何。

那秀士题完两句，掷笔在案，复仰天大笑而出。才离了山门数步，只见狂风陡起，飞沙走石，四下里阴云密布，吹得日惨天昏，分明万马奔腾，何异海

潮猝至。秀士站住了脚，大声呼曰：“神其怒我耶？当初说你为人啞哑叱咤，决难成功，究竟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。而今朽骨何灵，徒贪血食，不思惭愧，尚逞余雄，尔既无面目见江东，岂独有面目受一方香火耶？尔今不过块然泥像，若果有知有觉，还该游魂远去，使像庙速毁，庶可免往来嘲笑之口！”说这项王被秀士奚落一番，果然来得灵异，顷刻日出云开，风威顿息，只见庙中人乱跑出来，纷纷嚷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，怎么一霎时间，天地昏黑，连这大王的神像忽然向里边坐了。”秀士闻言不信，疾忙重到庙中，见许多人一层层挤在殿上观看。秀士也挤上前，定睛看时，果然神像移转，向内殿而坐。起初手中仗剑，如今连剑也掷在座边。更有可异，泥像眼中忽迸出两行血泪，直流到腮边。秀士复拍手大笑云：

自古英雄本无泪，君今独洒笑谈间。

秀士虽虽谈笑，心中却暗想道：“泥块尚然有灵，为人岂可懵懂。”因此豁然了悟，益加修炼，后证仙果，自后项王亦不复显应，但两行眼泪到今岁久年深，再不收干。人甚以为异，云可见泥像又没有血气，又不会讲话，又不是真面目，不过捏成的土块，尚且不落痴愚，见人嘲他笑他，便放出几分烈性，眼中流泪，做出活人的模样；堪笑活人，而有同泥块者一味痴愚迷口不悟，把自己有知有觉的身躯，却被那无知无觉的女子颠倒簸弄，如醉如狂，双目炯炯，却认泥人为活人，而不知己之活人直似泥人也，以供明眼人作笑话。而今把这笑话试演将出来，点醒世上痴愚汉，切不可嘲笑在下是泥人劝泥人，辜负我一片婆心。

这话出在弘治年间，有个河南进士，姓花名枢，表字中垣，娶过正夫人郝氏，夫妇却喜同庚，极其相爱。但郝氏秉性端严，年至四旬之外，子息杳然，不容夫君蓄一婢一妾，以分糟糠之宠。花中垣口不敢言，心里每抑郁不快。一日，独坐书房中，呆呆痴想，饭也不思吃，茶也不思饮，连话也懒得开口。闭着双眼，惟有长吁纳闷，比着那泥块人只多这一丝气儿。因口占四句题于壁上，以写心事云：

四十无儿心罔然，邻婴偶过见犹怜。

他年冢上泥三尺，钱纸何人挂墓边？

题罢，不觉汪汪泪下。正在那里纳闷，只见一个管家走进书房，禀话道：“有京报人在外边，报老爷高升了。”即把报单呈上。花中垣取过一看，乃是吏部推补司道官员，推花中垣补授福建驿传道，已经命下，凭限甚促，即日便着赴任。花中垣看毕，分付管家犒赏报人，留在外厢酒饭，随即起身到内，向郝氏说道：“我虽叨补方面，官职荣耀，人以为喜，我却仔细想来，年已逾壮，膝下尚无丁男半女，行将为无祀之鬼，做官也是枉然。不如弃官削发

，倒也无牵无挂。”郝氏听罢，怒气直冲上太阳，口里乱嚷道：“你说话好来得蹊跷，做官不做官，凭你心上的事，就做官，也与我没相干。就不做官，也与我没相干。我总则个孤苦之命，你要削发，难道我不会削发的？我晓得你肚里，无非怨我不曾许你蓄些婢妆，称心狂放，所以说出许多懊恨之语。我且唤醒了你，你命里若该有子嗣，就不蓄婢妾，自然有后。你若命里不该有子嗣，任君讨了金钗十二行，只恐原作黄粱一梦。我今日便与你赌咒，自此誓不来拘管，也不随你去赴任，听凭你娶二位养子的夫人，日后做个有羹饭吃的鬼。我睁开眼儿看着。”闹吵了一回，气吁吁走进内房，倒身便睡。吓得花中垣面如土色，搓手顿脚，没个理会，也去和衣而睡。所谓：

人逢乐境增烦恼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

说起花中垣与郝氏，原是个恩爱夫妻，只因花中垣平日做人多执着，少灵变，昏昏闷闷，被夫人拘管了半生，死守规矩，一毫动弹不得，恰与泥人一般。今忽地要作非分之想，指望打动夫人通融的念头，谁知如水投石，一言不合，大伤和气。谚云：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，以致郝氏执定偏见，再难挽回。过一宵，明日早起痛哭一场，竟把乌云般的发儿，尽根剪下，收拾些箱笼，径往那无相庵中一个老尼处出家去了。那时弄得花中垣单身只影，扫尽宦兴，不隔半月，福建迎接上任的又到家中，只得草草收拾行装，带了几个家僮，又延请了两位幕宾，陪伴赴任。内中一个幕宾，叫做裴肖星，做人十分伶俐，善于凑趣献勤，吹弹伎曲，无所不能。为此□于大老之门，皆喜爱之。平昔与花中垣相厚，故邀其同到任所，以解寂寞。正是：

蔑片行中他第一，帮闲队里号先锋。

法时出外传衣钵，愿把粗臂奉主翁。

却说花中垣喜得裴肖星，朝夕陪伴，一路上说说笑笑，□其寂寞。行过十余天，早已到扬州地面。那淮扬所在，真个是繁华去处，令人游玩不尽。只见：

处处香风馥郁，家家锦帐飘摇。歌楼舞榭倚多娇，品竹弹丝奇妙。更羡人山货织，王孙公子连镳。挥金买笑驻征轺，比寒食元宵热闹，广陵不让五陵豪。

那时正值暮春天气，燕舞花香，更添一倍景致。花中垣泊舟河下，同着裴肖星上崖散步。只见酒馆座人如蚁，茶坊饮客如云，车东马西，有几队人向前指引的，又有几队人在后追赶的。花中垣问裴肖星道：“这些人忙忙奔走，不知作何勾当的？”裴肖星道：“这班人叫做牵头引线，凡往来仕宦或公子王孙，要在此地娶妾讨婢，毕间要用着他们，才有熟脚。他们靠此为生。上中下三等女子，通在他肚子里，所以终日在街坊招揽主顾，却与媒婆一般。”花中垣

点点头儿，又信步而行。闲游半日，回到舟中，家僮禀道：“趁此顺风，老爷可就可就开船了罢。”花中垣道：“且慢，我明日还有些小事。”家僮不解其意。直至夜膳已毕，花中垣带几分酒兴，向着裴肖星道：“老裴，你方才说的牵头，明日你可去找他来，我有话分付他。”裴肖星早解其意，即忙应声凑上去道：“老先生内里无人奉侍，正该在此地娶一位夫人，同去赴任。一则主持中馈，二则生个公子，蝉联科第，天相吉人，极是美事。该，该，该。”一连说了七八个“该”字，说得花中垣满脸堆笑，抚着裴肖星的背曰：“知我心者，兄也。妙人，妙人。”裴肖星又加意献勤道：“晚生明日清早便去，把老先生台旨传谕他们，刻下着他们寻个上号的来说，管教春风得意马蹄疾，紫燕双双到玉堂就是了。”是夜，花中垣说动了心，再睡不去。

裴肖星巴到天明，悄然登岸，去不多时，访问着一个总牵头。他正有一个上号的在那里，要觅主顾。裴肖星不胜欢喜，便邀他到船中，见了花中垣，备述那女子之标致，真是人间罕有，世上无双。说得花中垣魂飞魄荡，况久旷之人，欲火如焚，恨不得就抱在怀里，亲之弄之，抽之叠之，有一刻难熬的光景。那忙分付家僮取出元宝一对，彩缎十端，若看得中时，即便为聘定之礼。另外又封见面钱二两，交与牵头，着个家僮，捧着礼盒，选随他去。花中垣换了一套整齐衣服，同着裴肖星，又跟随十来个家僮，一行人簇拥前去。约行里许，那牵头同着他家僮，早在路傍伺候，指着东首一个小小墙门，挂着斑竹帘，道声：“这家就是了。”那牵头掀开帘子，先让花中垣走进门去，其余都随在后边。才到中堂，一个老妈妈忙来迎接，深深万福，道一声：“客官，请坐了。”须臾，丫鬟拜出两盏香茶，老妈妈慌忙接来，双手递与花中垣，又回身递与裴肖星，献茶既毕，老妈妈欠身道：“小女还在那里梳妆，恐劳客官久待。请到里面花楼下坐罢。”一行人走进里面，坐定看时，又另是一番景致：

赏不尽庭栽花卉，未尝识面笑迎人。观不了缕列珍奇，但见名公诗满壁。

坐在下首，等不及花中垣通名道姓，乃先问婆子道：“请教妈妈高姓，可就是本地人么？令爱还是亲生的，是过继的？尊庚几岁了？”妈妈答言道：“老身姓崔，本贯江宁人氏，侨寓淮扬，不幸先夫去世，止遗此女，一点骨血，名唤命儿，今长成一十六岁了，不瞒客官说，女大不中留，巴不得寻个主儿，与他婚配。一来完其终身大事，二来老身暮年有靠。”裴肖星道：“原来是亲生的。你好造化，这位花老爷现任福建驿传道，如今就要去赴任了。为因中道断弦，没有内眷，故此到贵地寻娶一位夫人，适才这位令亲说，令爱才貌双全，聘婷出众，故此花老爷特来亲访，只求令爱一见，在学生身上，管教玉成其美。”老妈妈又欠身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”话犹未毕，丫鬟转出屏风，报一声道：“姑娘出来了。”花中垣抬头观看，果然是个绝色女子也，只见他：

颜如玉琢，体似云轻，星眸翠黛画分明，犀齿樱桃红衬。金莲窄窄，[女弱]香尘怯小，临风难禁举，舞袖整乌云。含羞含笑拜深深。人生到此那得不销魂。

那妈妈引着女儿见了花中垣，便扯过椅来，也打横坐在侧首。可笑那花中垣一见此女子，倒像吓坏他一般，眼睛也定了，涎唾也流了，口也不开，身也不动。裴肖星挨近前来，问道：“可看得中么？”一连问了数声，却似问了泥人，睬也不睬。众人皆掩口而笑。妈妈也掩口而笑，连这女子也忍不住笑将起来。谁知女子一笑，花中垣一发魂了，呆呆酥摊在椅上，再不起身。裴肖星只得扯那妈妈在外厢去说道：“这位花老爷因夫人存日拘管得十分严管，服侍的不过粗蠢丫头，使唤的无非蓬垢妇女，就出去又着个小舅子来看守，并不曾放松一步，容他窥觑什么美貌女子。到如今没人拘管，思想尝个新儿，忽然见了令爱，譬如小学生离了学堂门，偶拾着个泥傀儡，眉飞目跳，恰像拾着一个稀奇宝贝，欢喜得只要打滚。况令爱姿态果然有趣，无怪风魔了张解元也。他现带百金聘物在此，妈妈若嫌少时，待学生再从旁帮衬，包你个称心满怀。但有一说，学生月老之敬，也要加厚的。”老妈妈道：“这个何消说得，只要求相公帮衬帮衬。”裴肖星道：“若帮衬成时，你老人家还住在此间，还是也要随令爱去的？”妈妈道：“老身放心不下，随去便好。只恐花老爷不肯相容。”裴肖星笑道：“要相容，也是易的，但你我俱是单身，一路去，望老娘也相容一相容。就把月老之敬权为薄聘，何如？”妈妈嘻嘻一笑道：“盲鳅思相老娘天鹅肉吃。”裴肖星把他肩上一捻道：“才娘我做了鳅也，怕不得呢。”

两个耍笑一回，走来看时，花中垣依然呆坐在那里。裴肖星只得高声叫唤道：“花老爷，可回到船中去，用过早膳，再来坐罢。”花中垣方才如梦初觉，立起身来道：“真个好，真个好。老裴可就雇一乘轿子，抬娘娘到船里去罢。”裴肖星禁不住大笑道：“老先生真恁这般性急，聘礼还没有停当，如何就好抬去？”花中垣道：“聘礼带在这里，怎不快快停当？”裴肖星道：“妈妈嫌少，若真个要娶时，还要求增两倍，使用在外。”花中垣道：“这也说不得，快叫家僮到船中去照数取来，今晚就要抬去的。”裴肖星道：“娶妻事情，自古云，朝晨种树，晚间乘凉，这是不消说的。但还有一件也要讲过，他的妈妈必要随去的，随去之后，免生不免……”花中垣道：“不免什么？”裴肖星带着笑道：“烈火干柴，总之不免而已。”花中垣性急，要女子上口口，道：“许他随去便了，免不免，我不管这闲帐。”因此裴肖星也喜得头轻脚重，急忙摧足了聘礼，分付管家，雇了两乘轿子，又雇几名扛夫，帮着妈妈收拾家伙行李毕，直乱到黄昏时候，方才得到船中。

妈妈先下了轿，扶着命儿，铺了红绒单，下个大礼。命儿便把身子一扭

，推着妈妈道：“你要拜便拜，我是不拜的。”花中垣又惊又急，慌忙亲手扶住道：“我该拜接，如何敢烦你拜？”此皆因夫人当初尊大之极，威严之下，卑躬曲体，但知丈夫之该得拜女子，不知女子有拜丈夫之规矩也。所以见妈妈唤行大礼，反认是妻纲倒置，直恁着忙起来。那命儿年纪虽小，他一双俊眼早已瞧破花中垣是个痴呆汉子，先把开章第一义打个擂台，后来好凭他簸弄。花中垣已堕入迷魂之阵中，那里做得斩魔君，把慧剑来划破机关？是夜，拥着命儿就寝，如饿鹰见肉，吃个尽饱。

命儿原系梳笼过的，其味深尝，全无畏怯之心。蜂狂蝶舞，弄得花中垣像个雪里渔翁，抖做一团。但口中不住的叫道：“活宝，活宝，我快活死了。我虽曾娶过，像个家常腐饭，日日摆在口边，就不吃时，只得勉强吃下几口，怎像你如海外珍羞，有幸得尝，但恨我吃不下，那里有吃得厌时？今宵，只像持长斋的，初次开荤，免不得笑我太馋。”命儿听了，忍不住笑道：“馋得有限，单讨舌头上便宜。”两口说说笑笑，不觉天明。花中垣又睡了，直到中午起床，走到外舱。

只见裴肖星也打合老妈妈上手，被他弄得被疲力倦，坐在那里打瞌睡。听得花中垣步履之声，只得挣扎起来，举手作贺道：“恭喜，恭喜。”说犹未毕，禁不住几个呵欠。花中垣答言道：“你也恭喜。”口里一样取笑，却也禁不住连连呵欠。所谓：

泥马笑泥牛，一样难禁驰骤。苦风狂雨疾谁堪斗。少不得脚软身酥，弄做一团儿才罢休。

自此，两对新郎在船中竭力取乐，倏忽数天，已抵杭州。崔命儿向花中垣道：“我久慕西湖景致，今日到此，岂可不游？”花中垣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少被夫人拘管，后被宦途羁缚，也尚未识西湖之面，如今和你去快游一回，庶不负良辰美景。”便分付家僮，雇了轿子，打头抬着命儿、妈妈，自己同裴肖星随后，向西湖进发。游遍了南高峰、北高峰、西湖十景塘，又下了湖船，游到湖心亭、放鹤亭、六桥花柳，处处赏玩。傍晚，又坐了轿，抬到昭庆寺游耍。这昭庆寺原是：

唐朝古迹，元代修传。佛殿上坐丈六香身，精蓝耀目；山门外聚四方珍货，油壁停骖。更有赛州中驰名金扇，比常熟巧塑泥团，春来游客争求玩，不惜银钱。

花中垣携着崔命儿，随喜过上方佛殿，回身再到寺外观看。命儿见铺子上排着许多泥孩子，约有一尺长短，唇红脸白，做得巧妙，活像那新养娃娃。心里十分欢喜，内中拣取一个，忙唤家人买来，自己抱回船中，不肯一刻放手。花中垣笑道：“这是泥做的死东西，你何消如此珍爱？你若心里喜得小孩子怀

抱，快与我挣一个活的出来，这才是无价之宝。”命儿笑道：“我看你老迟货未必挣得出个活的，且把这假的来消闲耍子，倘然能弄假成真，也笑你的本事。”大家取笑一回。命儿还将泥孩子取名引哥，分付大小家人妇女，不许也叫引哥，通要称做小相公。就在杭州唤个媒婆到船，托他去雇一名乳娘，专意怀抱那泥孩子。又着两名丫鬟，早晚帮他付侍。再令裴肖星去请一位算命先生过来，与小相公推排八字。就把那买泥孩子的日时，当做生年月日。那先生仔细推详，乃向裴肖星道：“这乾造是戊子戊辰，戊子辛酉，看起年月日上，一派是土，独时上辛金透露，与子水合局。金水伤官，偏能克土，土为本身，被其伤克。周岁左右，妖悖星过度，须防跌蹉，有妨身命。况命坐华盖，只该舍身空门，富贵人家，恐招他不住。”命儿听了，大有不乐之意。打发命金，甚是寡薄。”花中垣道：“他也不是活神仙，你恼他则甚。”便分付开船。

兼程而进，一到任所。命儿泰然作夫人，居之不疑，恣其所为，手下人也有称他是奶奶的，也有称他是太太的。花中垣自揣本事不济，只得把这些虚名来奉承，以求其欢喜，连自家口中也不住的叫奶奶长，奶奶短，见其喜则喜，见喜怒则忧，敬而畏之，无异昔日之害怕正夫人也。所以见他喜欢那泥孩子，花中垣随他的意儿，也一般样喜欢。进公衙不脱袍服，便急忙抱在怀里，又兑换许多金宝，做个帽儿与引哥戴。置买许多锦缎，做个衣儿与引哥穿。有时命儿思想要引哥笑，怎奈泥人不会笑，乳娘们捧着泥脸儿嘻嘻的做笑，便捣鬼道：“小相公见了奶奶欢喜，在那里笑。”命儿便叫声：“肉，笑得好。”花中垣便从旁插口道：“我的亲肉，果然笑得好。”有时命儿思想要引哥哭，怎奈泥人不会哭，乳娘们对着泥嘴巴，哑哑的做哭，便道：“小相公思想，奶奶在这里哭。”命儿便抱过去，道：“娘在这里，我儿莫哭。”又指着花中垣道：“可是爹爹憎嫌你是死货，你恼着哭将起来么？”花中垣便顺他意儿道：“恼哭了我儿，爹爹委实该打。”有时遇着吃饭，乳娘捣鬼，道小相公要思想吃恁东西，命儿便唤人取来，摆在泥孩子面前，乳娘落得替他一饱。有时或是天寒，或是天暖，不说小相公伤风，定说小相公伤热，命儿便祈神问卜，花中垣便延医诊视，就是极苦之药，乳娘也免不得替他吃下几口。有时天上闻雷，或是家中物件掷响，乳娘便道惊坏小相公了，须要取赤金煎汤与他吃才好。花中垣便去取赤金来煎汤，谁知乳娘要打首饰，捏出这端鬼话。更有绝怪事情，命儿唤小丫鬟撒溺在地，说是小相公小解，早间起来，把干绢拭泥人之面，说是小相公梳洗。暑天卸下泥人衣服，轻轻放在净盆之内，说是小相公洗澡。洗澡既毕，抱在北窗之下，唤丫鬟们更番打扇，说是小相公乘凉。至于吹笙摇鼓，鬼脸风筝，凡是小孩们戏弄之物，若命儿有令要买取时，不论隔省隔府，路远路近，花中垣一定着人取买，罗列在泥人之前。命儿方才欢喜。

所以属下官员并衙门人役，通晓得衙内小相公如此钟爱，只认是晚年得子，掌上之珠，因打听得将次周岁，这些官吏把来做个趋奉上司的题目，也有馈送金麒麟的，也有馈送金杯盏的，杯上俱刻着某人为公子寿，或刻着某官为世兄寿。本处乡绅又合做个锦屏备办羊酒作贺，不知费了许多金钱，却原来趋奉一个泥人，岂不可笑！命儿本是痴狂女子，乔妆弄鬼，已属可怪，堪笑花中垣有知有觉，曾读过几行书，功名显达，胸中岂不了了，却与愚妇人一般见识，认假为真，要做周岁就做周岁，要受庆贺就受庆贺，如丝穿傀儡，惟凭提线者指挥如意，以活人而直似泥人，安得不认泥人做活人耶？

周岁之日，开设庆贺筵席，唱戏作乐，一连闹了数天，弄得人人困倦，个个精疲，捱到黄昏，丫鬟们倒身熟睡，并没个去帮那乳娘看管引哥。那乳娘酒量尽高，但酒后偏要使性，是夜多用几杯，口里只管唠唠叨叨，骂道：“贼泼贱们，想通搂着汉子去入[毛皮]了，不见一个影儿来帮助老娘，教老娘独自抱着这泥块儿，冷清清呆坐在地下。”不想命儿也早与花中垣就睡，听见乳娘这话不中听，心上好生不快，便接口道：“丫鬟们那有汉子？除非我同老爷睡在这里，你分明把这恶言来奚落我！你这贼泼贱，好生没理！”一头骂，一头穿衣袄，思量要去打这乳娘。那乳娘晓得命儿性子平昔凶劣，今不合出语冒犯，醉里情慌，急忙要跑到自己卧房中躲避，怀内抱着泥孩，手中未取灯火，不提防户槛之上，睡着一个猫儿，气急心忙，又带七分酒意，被他绊了前脚，滑倒一声，跌下一交。跌得两膝皮开，头颅血迸，早已闷在地下。命儿又是急性的人，也不及取灯，便赶出来打他，不想他跌闷在地，金莲窄小，一脚正踹在他身上，也扑的绊了一交，跌痛了嘴唇皮。叫一声“阿呀，不好了”，便哭将起来。

花中垣睡梦之中，猛然惊觉，急急披衣取火，走往看时，只见两个女子跌做一堆。命儿哭道：“疼，疼，疼。”乳娘也哭道：“疼，疼，疼。”花中垣连忙扶起命儿，唤丫鬟起来，扶起乳娘。那晓得乳娘身子下压得泥孩儿粉碎在那里。有只《黄莺儿》为证，词云：

堪叹那泥孩，醉婆娘怀里揣肥，躯倒压将他害。头儿弄歪，脚儿乱踹，粉姿玉质今安在。气痴呆，亲亲活宝，一旦化尘埃。

看官，你道这泥孩谓何便压得这般粉碎？只因那乳娘正在醉乡，手足酥软，跌下去，无力保护，一也；更加命儿跌下，又添一人之重，二也；跌伤疼痛，暗中挣扎，不免掀翻[足桑]践，三也。不过泥做的东西，怎经得三般伤毁，所以采应了算命先生之口，算道有个岁关煞水勃临宫，须防跌蹉。如今想将起来，酒本属水，女为妖孽，今乳母弄酒，以致伤身，岂非水克土之兆耶？则泥人成败，元有气数可推，何况活人而不肯乐天知命，致一脚失错，常有不免

粉身碎骨者，泥人即明鉴也。

再说崔命儿见泥孩粉碎，放声大哭，捶胸跌脚，满地打滚，活像个真死了儿子一般。花中垣以命儿所爱亦爱之，也一样放声大哭，拾起那粉碎的泥块，只管叫道：“我的亲肉嘎，兀的不痛杀你娘也。”哭声震天。裴肖星正和那老妈妈在外厢颠鸾倒凤，妈妈放出老骚身分，搂住着裴肖星，双脚朝天，呀呀浪起来，道：“冤家快入死老娘罢！”浪得正销魂时候，裴肖星忽听得里边大哭之声，不胜惊讶，乃向妈妈道：“更深夜静，这是你女儿的声音，不知为何在那里啼哭？”妈妈道：“想是也在那里干事，故尔啼哭。管他则甚？”裴肖星笑道：“好胡说，干事只有笑的理，那里有哭的理？”妈妈道：“你总是蠢才，晓得恁么？大凡干事，遇着风流子弟，干得快活，求死不得，便作呜呜啼哭之声，此所谓乐极生悲也。或遇着疲兵败将，望门流涕，干得不爽快时，打熬不过，便要怨媒人或是怨爹娘，也不觉啼哭起来。此所谓红颜悲薄命也。这两种啼哭，总在干事上起见，你如今若不努力，少不得也惹我老娘哭起，你照管了自己，再管他家说罢。”又重新浪得一个不肯歇手。

裴肖星侧耳听去，闻其啼哭愈甚，等不得妈妈歇手，急忙披衣下床，叩门而入。灯光之下，但见花中垣抱着命儿，乳娘抱着碎泥孩，搅做一团，在那里啼哭。裴肖星细叩丫鬟，方知其故。妈妈此时也跑将进来，上前扶定命儿，裴肖星扶定花中垣，百方解劝，其哭稍止。捱至天明，命儿分付衙内人等通要挂孝，花中垣批谕单出去，着该县工房备一具上号小棺木进署，认真说小相公死了。府县属官俱来吊候，花中垣穿着素服，满面哀戚，照长子丧服之例，名帖俱写个期服某人收泪拜，择日入殓，用僧道二十余众，做七昼夜水陆道场。哭得崔命儿有丝没气，花中垣抚棺大恸。裴肖星无耻，也头顶孝巾，身穿孝服，陪着大哭。当时有歌嘲笑云：

笑痴人，只为那泥孩破，你也哭，我也哭，陪堂的也来哭。陪堂的，你哭是因何故？道，是劝的，只管劝，哭的不住哭，你两下里的伤悲也，天，我的老妈儿受了苦。

花中垣不舍得命儿日日啼哭，无恨可泄，把乳娘重责三十板，发回杭州。裴肖星从旁设劝道：“如今总则要着人押这乳娘回籍，何不趁便，待晚生回去，则昭庆寺前照样再买取一位小相公，星夜赶回，以解夫人忧闷，何如？”花中垣作谢道：“若得如此，足感厚情，今晚就烦启行罢。”命儿在房壁后听着，大嚷起来，道：“好不识羞，一个泥孩子招他不住，还想再去寻第二个来，讨这样烦恼，你当初便说道这样死东西，珍爱他则甚？就是讖兆不佳了，后来你毕竟分付乳娘故意把我孩儿掷碎，如今中了你的心意了，你若快快挣还我一个无价之宝，万事干休，若没个本事挣还，我总则是无嗣之鬼，拼这残生

，撞死在你身上，断不肯做现世报，被人说道，一个泥孩子招不定的薄命贱东西，把这笑话传出去。”花中垣要他回嗔作喜，乃满口应承道：“包你一年之内，挣还你一个活宝。你再不须提起前情，恼坏身子。”因此花中垣广搜补阴种子之方，日里服药，夜间便去试验药力。五旬将近之人，精气已衰，惟凭药助火命，但要自取其乐，那管他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不勾一月光景，花中垣弄得两腿酸木，腰肢屈曲，再坐不起，如同死鳅一般。又误听一方士之言，取女人真铅，同这海狗茎及起阳石等金石之药，钝火练成，叫做补天接命丹。花中垣服过两丸，其阳挺起如铁，痛不可忍。命儿见了，淫心荡漾，便爬将上去，做个倒浇蜡烛，恣意抽送。不想花中垣是久虚之人，当不起狂药攻击，阳精一进，尽是血水，流个不住。须臾，便挂冠而去了。要求养一个活者，而不料自己先死矣。闻者因而叹曰：“花中垣、崔命儿，其人也，其名也，其事也，观者苟非泥人，当回味三思，不应看作笑话，而亦宜猛省其为痴且愚也。”

中垣既死，家人分散，宦囊把其尸柩即埋于昔日葬泥孩儿之侧，气数有尽，同归黄壤矣。裴肖星携着妈妈、命儿，重向烟花队中赚觅衣饭，而裴肖星俨然为烟花主人。笑者曰：“箴片下场头，惯吃鸟儿饭，不禁为之绝倒。”

评曰：写痴处，真正痴，写愚处，真正愚。写像泥人处，真似泥人。虽是笑话，却是真话。因下一转语云：君今若悟言非假，笑里机锋亦度人。

第二笑昧心人赚昧心朋

留学先生讲五伦，五伦居一是良朋。

古人重义妻孥托，今日通家骨肉称。

岂忍乱闺萌苟行，且窥丽色愿交蒸。

如斯恶薄真堪笑，谁信肝肠尚可凭。

这首诗，词意虽浅，感慨甚深。只为如今人，开口说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动不动把刘关张做个成案，拜香头，称哥长，张家郎排行第一，李家子排行第二，出则同坐，坐则同席，且道你我既做弟兄，一概客套，全用不着，到那弟兄家去，竟直入内室，见了他父母，便叫伯伯姆姆，见了他妻女，便叫嫂嫂大姐。有等好心人，以此为相厚相亲，就有一等没好心人，借此为由，窥人妻小，便起个不良之念。有等正经妇女，见了丈夫的朋友，面红耳热，满脸害羞，巴不得三脚两步，回避了去。就有一等欠正经的妇女，一见便叫声叔叔请坐，说也有，笑也有，嘻嘻哈哈，偏要向人前卖弄波俏，在如今世情，以此为伶俐活动，而实是招风揽火之媒也。所以在下常说朋友虽最投契，内外之嫌断该有别。宁可胶柱鼓瑟，闺阁之中，不容相见。说我是老古板，不通世俗的蠢汉，这个名儿当得起。若纵容妇女与男子们殷勤酬酢，瓜田李下，毫无避忌，分明是开门揖盗，被人说是活鸟儿。这个牌坊，却不好领受得起。况妇人家水性

，贞洁的少，没见识的多，被男子们甜言美语，挑动春心，或是挨肩擦背，勾引上钩，纵然与自己丈夫极是恩爱，便要分一半念头与他们亲热，巴不能背着丈夫眼睛，图个共枕同衾，只认是隔馒头饭儿好吃了。这虽说妇人心肠易变，然病根原是丈夫治家不正，未曾把客至请坐，各有内外八个字，细味一番，只抹做千年旧话，不合明宜，居今之世，惟有不分你我，大家混帐，才是四方囫圇，带匾的妙人妙法，到处可以挨得脚进，合得局去。那晓得古人有言云：

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朋友未必个个忠诚，妻孥未必个个贞良，若一许其内外相通，开这条路，容人走熟了，凭着你做丈夫的十分伶俐，一日十二个时辰，签上十二张封条，恐怕也封不定那送情的眉眼，最痒的东西。如今先且说个朋友调戏的故事，演做笑话的开章，非惟笑人之凡戏无益，而且笑人之闺门不肃，以致遂成话柄。

那人叫做赵华，与一个朋友叫做钦泊，两人原系髫齿之交，同里同学出去会文，必定双双而去；出去考试，也必定双双而去。就往外赴席顽耍，亦必相约双双而去。你到我家，有饭就同着妻子一桌吃饭，我到你家，有酒便同着妻子一桌吃酒。总之相好到极处，只多得一个头儿，古人所谓刎颈之交是也。赵华年长一岁，钦家娘子只以“伯伯”相称。钦泊到赵家去，他的娘子相待，赛如亲叔一般。约有二十年往来，情意愈加绸缪，内外略无顾忌。

但钦泊做人最流亮，又最尖刻，讲出的话，舌头上讨得些子便宜，也是快活的。偶然一日，用了几杯酒，乘着酒兴，步到赵家，去寻赵华，同往郊外踏青。不想赵华家里清贫，应门并无三尺，所居一个小小园亭。亭外竹池围绕，甚觉幽雅。娘子在家，亲操井臼，不必说起。即洗净衣服，通是身任其劳。那日正坐在池边青石上，低着头儿，手执衣槌，把几件旧衣服在那里捣净。却不揣着钦泊忽地到面前，叫一声：“大嫂，哥哥在家么？”赵华娘子若论见了丈夫不相知的朋友，自然站起身来对答，或是急忙回避了。只因托在丈夫相知，朝朝暮暮相见，所以依然坐着捣衣，口里但回言道：“午间便出去的，叔叔寻他做甚？”钦泊听得回言不在家，也不答话，便带笑而去。寻到一相知僧寺中，赵华正同几位朋友在那里试新茶。赵华见钦泊走至，即开言道：“老弟来得凑巧，正是茶熟香清，有客到门，可喜。”便倾一瓯，递与他。钦泊接在手中，一头饮，一头向着赵华，只管嘻嘻的笑。赵华道：“老弟，你笑则甚？想必心上有什么得意的事么？”钦泊道：“没有别样得意，但适间到你家，得意阿哥的嫂嫂尼眼冰冷的。”众人都哄然笑起来，道：“老钦又来嚼寡蛆了。”惟有赵华听这一句，真正：

事不关心，关心者乱。

一言入耳，满身冷汗。

半晌嘿嘿无语，把试新茶的闲情逸兴，都撇在东洋大海去。乃急急与众交作别，一口气跑到家中。娘子方在那里，把净过衣服收拾洒浪。赵华向前急问道：“娘子，娘子，我且问你，老钦方才曾来么？”娘子道：“方才到家来寻你，我回他不在家，火速就去了。”赵华口里沉吟道：“既是就去的，他怎么说出这句话咦？蹊跷，好蹊跷。”娘子见他自言自语，便扯着赵华问道：“他说什么来？你是这般光景。”赵华叹口气道：“他在众耳众目之地，说得意你屁眼冰冷的，这句话事有可疑，教我何面目做人？”娘子顿然变脸大骂道：“短命的，惯要这样嚼舌根，他方才见我坐在池边青石上捣衣，便带笑而去。我也不在话下。谁知他心上便生出这一句恶谈来调戏你，致你生无数疑惑。这是你第一个好朋友，总成你妻子这样光辉，还该去谢他才是，怎生闷闷不乐？”说得赵华又嘿然无语，心里却隐恨钦泊之无状，也要想一报复之策。自此处处留心，依然与之相厚。

适值那年宗师岁考，赵华照旧拉了钦泊双双而去。不期考过发案，赵华高列一等，钦泊却因文理荒疏，考居五等。平日说人笑人，今番当场出丑。兀坐在寓，又羞又闷，赵华乃乘此机会，佯为劝解，道：“考试无常，多少高才饱学，中举中进士的，当其未遇，常有这般折挫。老弟襟怀磊落，如何也学腐头巾态，而遂为郁郁？我且和你往外边去闲闯闲闯，消遣一回再处。”钦泊被赵华强劝出寓，先拉到一酒馆中坐下。赵华唤酒家，打下两壶酒，排下几碟菜，与钦泊坐饮。钦泊素性好饮，今因知己把盏相劝，不免尽欢大醉。赵华乘其酒兴，又拉到一种子春方铺中，打开银包，买了许多春药，又买了两个角先生，袖回寓所，乃向钦泊道：“我和你把春药各分其半，把角先生也各分其一，藏回家去，做个取乐之具，也算出外土宜之敬，谅娘子们必然笑纳。”钦泊因酒助了兴，只认是赵华美情，乃带着戏谑道：“诗云：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。做兄弟的怎好不受？”赵华又乘其受领，再去调弄他道：“角先生这件东西，经风便脆，必要和春药收藏在腰间，得人暖气，用之则温柔可爱。男女俱觉有趣。我如今就要藏在汗巾里了。”钦泊道：“小弟腰间系一个肚兜在此，把来藏在里面，可使得么？”赵华道：“肚兜尤妙。”便把春药与角先生一齐替他纳入。又分付须紧紧藏好，不可被人瞧见，惹做笑话。钦泊道：“多感分爱，我当牢记。”谁知早已堕入赵华计中。

不一日，宗师发落，两人同舟而归。将次到家，赵华向钦泊忽然皱眉捏鬼道：“我未出门时，家中饭米已少，如今出外半月，不知怎生度口？前面有个敝亲住在那里，趁此便道，待我先上岸去，向他告贷些米粮，省得归家釜中如

洗，不好意思。我的行李，烦老弟收拾在宅，少刻便央人来领。”钦泊信为真情，答言：“晓得。”赵华登岸，急忙走到钦泊家里去，报与他父母道：“令郎考试失利，回家恐两大人见责，暗地里买一口利刃，紧紧藏在腰边，刻刻要想自刎。小侄在舟中夺住了几次，幸得保全。少刻回家，老伯必须搜出，以防其不测之变。况老伯止生一子，岂忍其死于非命？小侄情谊关切，故特先来报知。”钦老儿闻言惊愕，又不胜感激赵华。赵华说罢，疾忙便去。

急得其父倚门而望，望见钦泊走到，双手扯住道：“我儿，你不要这般短见，腰间藏刀的，快快取出来罢。”钦泊一则羞考试失利，面多惭色；二则有这私盐包，藏在身边，惟恐出乖露丑，一发急得面红语塞，捧住了腰，口里但说：“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”钦老儿见儿子十分着忙，益信赵华之言为实，乃大喊道：“妈妈，娘子，可一齐来搜他的腰里。”钦泊被父母抱住了身，妻子扯开了手，伸在他腰里去一摸，果然捏着一件硬东西，也大喊起来道：“果然有的刀柄，先捏着在这里了。”钦泊此时更加局促，用力挣脱，怎当得父母妻子上下人等，扯手的扯手，解衣的解衣，层层扭开，只见腰下露出一个肚兜，兜里摸出两件宝贝，通用纸儿包裹，乃是：

揭被香金不换，满床娇锁阳线。无非助火通宵，战着些津唾尤堪羨。更有一件硬东西，白晶晶，光黯黯，分明挖空芦荟段好新鲜。霎时露丑无颜面。

娘子解开包儿看时，反觉没趣，忙向地下一丢，小丫鬟不懂什么，拾起来戴在手中指上道：“不要搜了，大相公的肚肠急断了一段出来了。”那娘子又好恼又好笑，其余春药，红的红，白的白，黄的黄，丫鬟们又认是糖松子丸儿，大家抢几粒来，不辨滋味，送下喉咙去了。气得那父母目瞪口呆，乃大骂道：“不成材的畜生，原来在外边这般狂荡，那里还有心思去读书作文？考居下等，实为不口！”骂之不已，继之以打。钦泊因赃证现据，惟有挽首顺受，不敢置辩一句。赵华在外边打听，暗暗得意，随口拈出四句道：

昔日屁眼冷，今日腰间硬。

言悖而出者，无悖而答敬。

一连几日，钦泊被父母闹炒，不敢出门，还认赵华是好朋友，思量要请他来解劝父母。因在娘子面前说道：“赵家哥哥，两日如何不来看我？”娘子道：“前归家时节，他先来报，说你恁般恁般，所以爹爹妈妈着紧来搜，岂知弄这桩笑话出来。这是你第一个好朋友，如何说话没个端的？指东话西，弄得一家不和，你还要望他来做甚？”此时钦泊方悟赵华之取乐，步步入其圈套，而向者都不觉也。两人自此遂成芥蒂，交好不终。可见极相知的朋友，断不该把恶言相谑，涉及闺闼，然极相知的朋友，若不容闺闼中相见，何由有此恶言相谑。总之内外混杂，便致有轻薄的人，做出这些轻薄的事，所以说小人之交似

漆，君子之交如水，惟其如水之淡，淡不亲不狎，所以可久也。

如今再说一个因相亲而相狎，因相狎而弄成一段极可笑事。总是好弟兄三字，误人不浅。说在明末时有一人，姓巫名杏，表字晨新，年方二十岁，与一个朋友姓墨名幹，表字震金，年止十九岁。两人皆美貌年少，互相爱悦，大家烧个舍身香，交兑后庭的营生。情意极其亲密，遂结为弟兄，发愿苦乐同受，不分尔我，生死之交，对神盟誓。巫晨新娶妻邢氏，墨震金朝夕相见，待之如嫂，可笑邢氏姿容生得甚丽，但姻缘簿不曾注得恩爱二字，却与巫晨新不十分相得。每见墨震金走到家来，反有几分亲热，娇音婉吐，生出许多殷勤，道叔叔怎长，叔叔怎短，巫晨新为着自己相好弟兄，略不以为异。

及至墨震金新娶妻房空氏，巫晨新初次一见，便为之心醉魂销。且道那空氏怎生模样？只见：

颜同傅粉何郎，态似浣纱西子。轻盈无骨，疑从仙岛飘来。还恐临风又吹去。光艳生姿，犹如夭桃初放，却愁采蝶漫惊残。多娇多丽，虽图画任是无情亦动情。

墨震金宴尔新婚，又娶着这样美貌女子，人人羡他造化，料他也必十分欢喜。所谓露滴牡丹，开花恣蝴蝶采，畅奇哉，浑身通泰，政此时也。谁知墨震金却把一天欢喜，翻化作一天愁闷。这是为何缘故？说那空氏貌则虽美，只有一件极要紧的东西，尚未完备。且道什么一件要紧东西？曾有旧人诗为证，诗云：

此物不堪题，双峰夹一溪。洞中泉滴滴，门外草凄凄。

有水鱼难养，无林鸟自栖。些儿方寸地，多少世人迷。

若这件东西完备，恁他头秃腿烂，眼瞎耳聋的妇人，少不得有人写领谢贴子一般样贴皮贴肉，搂之弄之，到得意浓时，一般样叫肉叫心肝，别人做鬼脸，他奉为良家之宝，毫不觉其丑且陋也。曾记得一笑话云：

一少年新娶，其妻貌甚丑陋。初朝相见，其夫注目而视，妻谓夫曰：“你只管瞧我，多因嫌我貌丑么？你却不晓得丑妇是良家之宝，所见何不明也？”说罢，其夫更仔细瞧觑，大叫得意得意，妻问夫曰：“你得意什么？”夫云：“我越看你越得意，你是良家之宝。”

这虽是笑语，却原是确话。从来丈夫讨妻子，苟有孔可钻，未有不得意者，可奈空氏股间夹着一雄不雄，雌为雌的东西，两峰开而中凸，如没鸡巴的小公公，根露蒂而无囊，似会缩阳的海和尚。原来是牡丹亭内石道姑的嫡派儿孙。墨震金被媒人哄骗成其姻事，娶过门时，只思想今宵欢爱，须索要款款轻轻，谁知道破题儿第一夜，编做了雨打梨花深闭门。恼得墨震金把媒人咬牙切齿，立地要将空氏发还母家。又见其一貌如花，体态妖娆，心里却又割舍不下。

且更作一痴念道：“或者待我凿山通道，深入不毛，徼天之幸，斩关而入，亦未可知。”因此留在身伴，做个乾夫妻者。一两月，墨震金把长枪大戟，昼夜冲突，而丸泥久封，直比金汤之固。师劳力竭，并无寸进。墨震金乃浩叹曰：“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为之奈何？”因问计于龙阳君，只得从口道用兵，由斜阳谷而入，急攻其后。空氏始而受创，大呼曰：“扼背受敌，顾请缓师。”继而两国交欢，墨震金亦大喜曰：“南风日竞，尔既割鸿沟以事我，我敢不爱焉。”自此遂驻后于南，不复强国其北。空氏又善希膏沐，靓妆丽服，极其艳冶。所以墨震金悦之甚，宠之甚。非但不嫌其为石女，几并忘其为石女矣。

连那巫晨新，自初见动情之后，眠思梦想，一个魂灵儿恰像被空氏勾引了去。每日清早，便趑到墨家坐下，向着空氏，眉来眼去，传情送意。有时捉个空儿，趑到空氏身伴，挨挨擦擦，做出多般肉麻丑态，也不管墨震金在家不在家。总是呆呆坐在他内室中。见空氏低到厨下整菜，便相帮去烧火；见空氏在灶上烹茶，便相帮去汲水；见空氏在那里梳妆打扮，他便似热石头上蚂蚁，趑到东，趑到西，不唤他调粉，偏献勤儿去调粉，不唤他擎镜，偏献勤儿去擎镜。空氏呼唤丫鬟，也偏要他献勤儿答应。就是空氏到马桶上去解手，他也去伸头探颈，嗅着臭气，通道是香的了。有时空氏睡尚未起，他便朝着床儿坐着，故意说出些疯话来，惹引得丫鬟们通是嘻嘻哈哈，搅做一块儿打诨。日日习以为常，不坐到黄昏人静，他也不肯转身。看他是这样着魔，备极丑态，难道墨震金是木偶人，眼睛里看不出，耳朵里不听见？怎么没有一言半语，嗔怪着他，乃任其狂妄，毫不计较，岂是甘心做龟儿，一味装聋作哑？只为空氏是没窍的人，外头好看，里头实随他千哄百诱，便放他着手到底，原是门外汉，料无一线生路，可容其探穴取珠者，所以冷眼观醉人，再不去提防道破。在巫晨新意中，只认墨震金做人糊涂，肯把老婆撒漫，他与妻子邢氏本来失爱，如今一心迷恋着空氏，把邢氏愈加冷淡。

那邢氏耳中也有人走漏空氏消息，不免在家哭哭啼啼，巴不得向巫晨新索一纸休书，便去脱旧换新鲜，又抱琵琶过别船了。巫晨新见邢氏有改嫁念头，乃乘其机会，陪着笑脸，向邢氏道：“我与你虽做夫妻，好缘未结，如同陌路。情义既乖，我又何苦赚你的青春年少？不若任你改嫁，另寻鸳侣。你意下如何？”邢氏道：“你若肯放彩凤离笼，我便做鳌鱼脱钩。有何不可？”巫晨新道：“娘子，要去就去，但有一说。你是有夫妇女，我就写纸休书，付你为照，只恐做媒的毕意要虑着我，不肯大胆来作伐，就是讨亲的，也不肯大胆来迎娶。何若明白对我说，你的心上要嫁何等样人，待我与你去说个决裂，亲口许其无碍，这桩事便可成了。”邢氏听说，便接口道：“既承你开谕，我怎好再藏头露尾。若嫁得像墨家叔叔一位人物，才称我的心怀。”巫晨新道：“墨

家兄弟新娶了空氏，郎才女貌，甚是相得，他怎肯舍得黄金抱绿砖？干讨个跳槽吃醋。”邢氏叹道：“我也晓得墨家婶婶果然生得十分美貌，不但墨叔叔一人着迷科意，比不得我败柳残花，没人亲爱的。既不能遂我心怀，我舍这残生，寻个自尽便了。”巫晨新道：“你怎说出这般急话，且耐着心儿，待我弄出一个机缘，包得称你心意如何？”

巫晨新恐说话长久，耽搁了墨家去的工夫，不等邢氏再说甚么，双脚早已移动，慌忙出门，依然又到墨家坐下。心里却把邢氏要改嫁墨震金一段事情，暗地踌躇。那日乘墨震金与之对饮酣畅，乃向彼道：“不才内子，与我无缘，久断绸缪，近者欲求改适，我已许之，及叩其愿嫁何等样人，他惟以老弟为情之所钟。若得相随，方遂其愿。我想老弟闺中得此奇美，那肯再娶粗陋，愚妇人执见如此，岂不可笑？然愚兄因其所言，也作一想，欲图两全，老弟莫怪，我才敢说。”墨震金道：“我和你名虽异姓，实同骨肉，有话便讲，何嫌何疑？”巫晨新带笑道：“我和你当初在神前罚誓，原说苦乐同受，不分尔我，依着这句话看来，我的妻子何妨就伴着你，你的妻子何妨就伴着我。总之不要像别家的结义弟兄，依然要分尔我，存形迹避嫌疑才妙。况不瞒你说，我自从见你娘子，不知何故，日日像迷魂落魄，挂住心头。我的妻房自从见了你，也是刻刻思，时时想，挂住心头。两下里害相思，何如两下里行方便？照依我和你少时交兑的故事，未审可使得否？”墨震金也素慕邢氏姿色，只为碍着好弟兄三字情分，不忍下手，还是半点良心未死。及娶了一位石娘子，无如之奈，弄其后庭，所谓好杀人无干净，原非所愿。成亲半载，惟自家有病自家知，不便告诉于人。所以最相好如巫晨新，并不知他与空氏是干夫妻，不肯破天荒效鱼水之乐者。今日乘他要妻子交兑，移南就北，有何不便宜处？便满口应承道：“当初誓愿不分尔我，这交兑一事，那有使不得的理？但你我虽极相知，极相信，保不得妇人里边较长论短，日后或生反悔，依旧要换将转来，岂不被人笑话？”巫晨新道：“从来说妇人之言切不可听，我们一言而决，彼此立定主意，怕他们翻悔甚么？”墨震金道：“别样事情，可以把妇人之言置之不理。如今兑换妻子之事，原是有伤风化，为朋友所不齿者，倘妇人家心上有所不遂，彼此声张起来，那时覆水难收，不可不虑。”巫晨新道：“便是呢。兄弟可有什么妙策，保得没有反悔？就要我做哥哥的两把刀儿，无不从命之理。”墨震金道：“除非立一交兑妻子文契，各执为证，照内眷们也书个允议花押，庶可保后来无变。”巫晨新听了，不胜欢喜，拍手大笑道：“妙策，妙策，赛过诸葛。可烦老弟即便起稿，兄依命誊写如何？”立时取出笔砚，巫晨新急忙磨墨，墨震金将要援笔挥写，又说道：“待小弟先写自己的，好与哥哥作样。”乃写出几行云：

立兑栖房文契

墨震金今有自己空村栖房，情愿出兑与巫处管业，当得房价偿银十两正，成交之后，听恁改为正室，出自两愿，并逼，并无反悔等情。如先悔者，即以谋占理论。恐后无凭，立此绝兑栖房文契为照。

写完，即递与巫晨新观看。巫晨新道：“你念与我听。”原来巫晨新是个不通文墨的浪子，虽有眼珠，却认不多几字。那墨震金自小联明乖巧，笔墨里边到有几分相熟，所以写契中间，故意写几个别字，以妻房为栖房，以空氏为空村，又写谋占二字为伏案，像个出卖房屋一般，明欺其不懂文理，且恐其交兑之后嫌那空氏是个石女，不免要生反悔，或致告官涉气，俱未可知。故此做个绵里藏针之法，名为兑妻，而契同卖屋，就日后执此纸为据，到官府那边去，谁个信为兑妻文契？此是墨震金一片机心，巧于簸弄人处。即先前推托妇人要生反悔，说出许多危疑之语，哄得巫晨新没个摆布，然后画这立契一策，逼其允诺，又自己先写一别字文契，作障眼妙诀，却为那石女一段隐情，惟恐入门生变，所以用尽机关，如行兵者，先设处营，以疑之后，弃粮草以饵之诱，其入阵，遂一鼓而擒之也。可笑巫晨新一心迷恋空氏，全不省觉，见墨震金慨然先立文契，念与他听，分明接着一道恩诏，满怀欢喜，也不看其字样，也不详其文理，双手捧着这张契，再不肯放下，口里但说：“十两银子，从何处去设法才稳？”墨震金道：“写你的兑契时，也填上十两，大家妆个虚幌子，原不消取出来的。”巫晨新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墨震金道：“还有一说，银子却不消得，那居中朋友，这个却少不得。若没有居中的，便是私相授受，无足凭据。毕竟寻得个你我相托的人，烦他来作一证见，才为确当。”又哄得巫晨新左思右想，想了一回，乃向墨震金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，左近的秋根那厮，与我们也算是好弟兄，他生平惟贪铺啜，待我买些酒肉，与之醉饱，不要与他说个明白，混帐教他做个兑房居间，他万无不顺从者。你道可好么？”墨震金道：“极妙的了。但又有一说，秋根与你家相近，今日可同到你家去，请他来完此成此事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方为稳便。”巫晨新道：“如此说时，便到我家去罢。”

两人携手出门，顷刻走到巫杏家里。一面备办酒肉，一面去请秋根。那秋根听见请去吃酒四字，恨腋下少生两翼，如飞趋至。酒肴已先摆列，一到，扯他便饮。秋根谢道：“没些事故，怎当厚扰？”巫晨新道：“今日偶与墨家兄弟做一桩兑房交易，托在相知，特奉屈作中，玉成其事，勿罪简褻为妙。”秋根道：“说那里话，小弟当得效劳。”说罢，惟有伸着颈儿吃菜，低着头儿呷酒，手不停杯，并没有闲工夫与他们一句闲话。墨震金让他快饮，私自与巫晨新再立其兑房文契，原是墨震金起稿，巫晨新不过依样画葫芦，略不更改，其

契与前契大不相同。契上写道：

立绝卖室，巫晨新有向年所得邢氏内房，今邢氏不愿为室，巫亦情愿转售，央中秋根卖与墨处，当得房价银十两正，成交之日，即将邢氏内房交付。墨处收管出自本人心愿，并非谋占相逼。三面议定，永无反悔，并原房邢氏亦无异言。立此绝卖文契为照。

据此契看来，墨震金并不写半个别字，而文理中间又藏着许多筋节，一个步步用心，一个却步步粗卤。巫晨新但知要紧空氏上手，其外毫无疑虑，又撞着秋根，攥着一包酒饭，烂醉如泥，不管他们山高水低，提起笔来，把两纸文契胡乱尽书花押。巫晨新也押了字，袖到里面，去与邢氏书押。那邢氏已遂心愿，喜之不胜，端端正正写了一个十字，心里还不放下，又扯定丈夫，逼其在文契之尾，蘸浓了墨，打下一个手印。便收过文契，藏在袖中。又去请墨震金进来，向他道：“文契我已收着，不可再延时日，致生他意。快些去唤一乘小轿，抬我到你家去。随即将空氏抬到这里来，岂不两便？”墨震金暗里又使心机道：“我与巫哥只因好弟兄，情分誓愿，不分尔我，所以做下这桩事情，可保必无他意，婚姻大事，须要拣个日吉时良，不可草率。”巫晨新偏是性急，便取黄历来观看。墨震金道：“后日才是上吉，到那日早间我先来迎娶，晚间哥哥来迎娶方妥。”巫晨新道：“又分个早晚，却是何故？”墨震金道：“空氏尚有老娘住在百里之外，明日打发人去，请他来代眼过门，免得日后老人家说长话短。约计往还，必须过午方到。故此要迟至晚间，实是为哥，非有他也。”巫晨新道：“老弟深思远虑，可谓周匝之极，敢不一一如命。”哪晓得墨震金一心虑着兑换石女，决有反悔，巧于用计，迟延一日，回到家中，急忙收拾些衣饰器皿，又搜刮些资本，暗暗雇下一只快船，泊在城外，做个偷渡陈仓之策。

后日天明，便雇一乘小轿，到巫家去抬了邢氏，约其径往城外登舟。自己在那边相候。去不多时，邢氏早已抬到，扶其上船，急忙挂帆，飘然远遁。

昔日扁舟载五湖，今朝巧计接新夫。

鸳鸯戏逐烟波去，为雨为云自胜巫。

墨震金载着邢氏，兼程而行，直至五百里外，投一显宦之家。因自小学得串戏本事，遂鬻身为优童，要借其势庇，以防巫晨新来追访。说起墨震金用许多诡计，换得邢氏到手，第一夜即在舟中颠鸾倒凤，好不快活。

一个像饿虎擒羊，忙将舌舐；一个像健猿扒树，频把腰松。一个美津津叫声可意娘，何缘得遇，一个喜孜孜应道好冤家，渴想多时。一个直弄得香汗淋漓，还不肯鸣金歇马；一个也送得香眸半睡，犹赤紧臂玉勾郎。正是：旧天怎比新天好，没窍争如有窍通。

不说墨震金和那邢氏百般淫乐，极其欢爱，再说巫晨新挨到那晚，亲自随着轿子，到墨家去抬那空氏。只见进了大门，静悄悄寂无人影，直走到内室中，但见空氏泪汪汪坐着，止有一个小丫鬟相伴。乃问其主人安在，小丫鬟答道：“清早去了。”又问邢氏可在么，小丫鬟摇首道：“我不晓得。”巫晨新也不耐烦再问，扯着空氏，急忙拥其上轿，抬到家中，将已抵暮。打发轿人出门，便盛设酒肴，满脸堆笑，把许多甜言美语哄动空氏，用了几杯酒，便拥他上床，替他脱衣就寝。空氏道：“你谓何平白地逼我到此？”巫晨新道：“这是你丈夫情愿交兑，所以娶你到家，愿效于飞之乐。前日文契上面，你也书过允样花押，怎么今日反说我来相逼？”空氏道：“奴家并不知情，也并未书押。都是那天杀的做这些捣鬼勾当，不但赚了奴家，可知又赚了你。”巫晨新道：“闲话休讲，待我快些发个利市，以完夙愿。”便紧紧搂住空氏，先亲了一个嘴，又伸手去退他下衣，把翘然如铁的东西，向他股间乱塞。塞了一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乃用手一摸，又摸不着门路。回头见灯尚未灭，急忙取火一看，只见是一个雄不雄，雌不雌，没窍的石冤家。此时气得巫晨新如醉如痴，呆呆坐到天明，赶到秋根家里去，与他计较。

秋根道：“当初你们但说兑什么房子，那晓得你们做这样伤风败俗的事？今日与我计较，除非唤过木匠来凿个孔儿，何如？”只因这句话，又气得巫晨新乱跳乱嚷道：“放你娘的狗屁，是你书押作中，今日反说太平话儿。”秋根道：“你买酒买肉，哄我去作中的，我那晓得什么石女金女！”两个清早厮闹，结扭一块，要同到墨家去，讨个墨震金的下落。路上恰遇着本地知县经过，巫晨新高声叫喊，知县分付带到县中面审。

那时地方押着，候其升堂讯问。巫晨新把墨震金所写文契呈上，口里禀道：“秋根构通墨震金，设计骗小的妻子逃去。”知县把文契细细观看，乃是一纸卖房文契，便唤秋根到案前，问道：“契上写着卖房，如何他说哄骗妻子，你当初作中，还是的系卖房，不是卖房？可实说上来。”秋根道：“爷爷嗟，立契之日，据巫晨新原说是卖房，并不说别样事情的。”知县又问道：“立契还是在巫家写的，还是在墨家写的？”秋根道：“在巫家写的。”知县道：“可又来，既在你家写的，这卖房出于你的主见了。如何今日反图赖，说哄骗妻子，明明是个借因造事。”喝一声打，不由分说，把巫晨新拖翻堂下，痛责二十板，枷号一个月，断成几句审语道：

审得巫晨新与墨震金皆小人之尤也，少为臀友，继作奸明，不思色即是空，着贪迷而徒抱望夫之石；始如近墨者黑，受巧骗而迁恨。园鸟之媒，乱闺伤化，莫此为甚。按律枷责，以示告弟兄者。秋根酒肉下贱，姑斥之。

当时闻其事者，因编成四句俚诗，嘲笑他道：

周郎妙计高天下，陪了夫人又折兵。

美貌不知何处去，笑看自己做佳人。

巫晨新被人嘲笑，惟有掩面而哭。秋根回去，乘巫晨新枷号县前，悄悄寻一掠贩水客，把空氏卖了百两白金，哄他送回墨家，一径抬其下船，交付水客。秋根随即逃走。可笑那水客悔气，又领受之没窍人矣。乃知天下无弃物也，呵呵。由此看来，自古说朋友妻不可欺，如何借好弟兄为名，觑见人家标致妻子，便想奸淫谋占，谁信天报不爽，我淫人妇，乾有其名，人淫我妻，安享其趣。究竟一个弄得吃官司，无家无室，一个弄做了优伶下贱，不敢归乡。贪欢恋色者，有何便宜处？如今世上多少好弟兄，多少直入内室不分尔我者，莫要太托了相知好意也，做出这般笑话。

评曰：

结兄弟原是人伦之变局，见妻子又是朋友之变局。至云不分尔我，乃是乌龟之正局也。可供喷饭。

第三笑忧愁婿偏成快活

赘婿从来最苦，须奉丈人丈母。

若稍失其欢心，帮助女儿欺侮。

时常逼赶出门，忍气吞声犹可。

倘然不守规条，惹起咆哮如虎。

打骂继以奇刑，毒手传闻战□。

妇人用尽心机，却笑一毫无补。

今朝发露忏悔，闺中休得□□。

这几句俚言，单表一回大意。譬如演戏者，□□得有开场引子，悲欢离合，直看到后边去，才晓得情节。如今且说个摊头，传看官们先笑一场，□□方上人买药，全凭开口撮文，引得听的人愁者解闷，□者点头，道学先生也捧着肚皮大笑，才肯侧着□□细细听其正本话头。所以说摊头者，最要有些醒眼处，□□大醉之人，须与他一口辣酸汤，令其心目俱爽，若橄榄清话，非不意味深长，只是撞着不爱趣的，但道溅涩齿，嚼了半个，便要向地下一丢，何若浓监赤酱，描写些奇闻奇事，不但使男人喜得看，连女人们都喜得看。这又不是新调山歌，盲词唱本，如何女人也喜得看？因这回的话，都是说着女人家大病根，不免取来看。那金针救世之方，省得尽犯了不起之疾。

前日有人问道：“天下还是男人狠，还是女人狠？”因答云：“看来，男人全没用，还是女人家狠。”他又问道：“男人若习了武，上马擒王，下马斩将；若习了文，笔下有剑，舌底有枪，笑里藏刀，触之无不立死，最为利害。女人胸抹着尺布，手拈着短针，终日兀坐绣房中，百年甘苦随人老，极为可怜

。谓何偏说他狠？”乃又答云：“君但知其外，未知其内。他兀坐绣房中，千筹百计，尽有打算出极利害的机谋，极惨毒的条律，要把来摆布男人们。就断送其性命，他也何曾叫痛？所以说男人行不得的，女人偏会得行。男人就要行一件极狠的事，若与人算计，必有其慈悲心者，肯说几句好话来相劝，到得女人要行一件极狠的事，若和女人们算计，断没有个具慈悲心者，肯把好话来相劝。况他若要在别人面上狠，女辈中尚有慈悲念头，他若要在丈夫面上狠，女辈中必无肯慈悲丈夫者。巴不得一家立法，千家做样，同心合胆，算计得做丈夫的，人人毛骨竦然，才称他们心意。难道还叫他不狠不成？”其人闻言大笑，道：“说话的，见太偏了！天下吃素念佛斋僧布施，肯发慈悲心者，无如女子。他巴不能逢人便劝慈悲，结个善缘，何况自家丈夫，反生恶念？毕竟你自家受了妻子之累，把天下好心妇女，一概抹杀。”

在下也不觉大笑道：“若是在下自家怕老婆，亲遭毒手，则胆门已破，只好缩着头，闭着嘴，战兢兢坐在家里，还敢出声说道他们狠，我们不狠？而且形之纸笔，思量要刻将传世，劝化普天下狠心的妇人，救度普天下受狠心妇人之累的男子，尚还把妇人们狠心作用一一描写出来，也非口舌之过，只因怜悯此辈痴愚也。思想去救度他，共成慈悲正果，则不惟男人感激我肯说好话，并女人们亦感激我项门下针，病根尽拔。把极狠极恶的心肠，不难变做大福大量的受用，何等快活？”问者曰：“君之言岂有所见而然乎？”在下便道：“前面一段说话，句句实有所指，句句藏着根由。若不说明，葫芦提要人猜，莫不是犹如医人治病，只写一个汤名引子，不知病属何症，药用何味，患者又不知是男是女，你道可不昏闷死也？如今在下却对病用药，专医女人胸隔，不觉心偏气急，肚肠生毒，一切恼怒吞酸等症，却照古方四物汤加减，如沉香香附，陈皮枳实，开气平肝之剂，断不可少。服时，须要寻鸽庚肉煎汁，和药同服，方能有效，切忌近房事，吃老醋。如能依方禁忌，包好，不受口文，盖此方名为‘调阴和气汤’。汉高帝时，吕太后有此疾，曾以此汤进之，吕太后不肯服，倾之于地，其疾遂不能瘳。至今大笑其愚。”

如今说起有个愚妇人，叫做暴虎娘，是西山人氏。西山所在，通习匠作为业，其父暴向高，也是拿斧头做木作的，并无什么表号，人都叫他是暴匠人。其妻子小名叫做蒯阿满，夫妻两口成婚一年，便生下一个女儿。因系寅年所生，取名虎姐。自小眉清目秀，伶俐豁达，不像小户人家儿女。暴匠人自养了虎姐，家道渐好，算命的都说是此女的造化。后来还要兴旺父母之家，因此暴匠人夫妇爱此女如活宝一般，美衣美食，扎手传脚，养得娇娇滴滴，也不像小户人家的儿女气象。

不想此女果有造化，一日暴匠人在人家监造楼房，排立柱基，泥土不平

，用锄开掘，才掘下一尺有余，只见一片大石板，藏在地底下。他便觉得有些好光景，忙把泥来遮盖，直待更深夜静，和着一两个相厚匠作，悄悄向前去，掘松泥土，撬开石板。那石板下面取火观看，原来是五个大罐，罐内都满满装着金银。喜得暴匠人满地打滚，连忙抬将起来。把一罐分给与众匠，四罐尽归于己橐。正是：

别人造房屋，木匠偏发福。一宵成富翁，不求而自足。

只因命运通，无人种柳绿。奉劝世间人，莫讨空劳碌。

自后，暴匠人便改头换面，弃了木作行业，迁居洞庭东山，买了房子田园，讨了几房伴当，开张解库，十分闹热。东山人人都称他是暴老爹。只有城内主顾人家，背地里依然叫他是暴匠人。其妻子的亲戚，当初只叫他是满小娘，如今奉他有钱，通改换了口，叫他是暴亲娘。还有上等肉麻人，见其豪华受用，指望他破慳照顾，只管连声接声奉承，叫道暴太太长，暴太太短。蒯阿满被他们一朝抬举得平升三级，做个乐极无量天尊，连女儿虎姐，因父母百依百遂，享用丰足，年方及笄，一发改变得袅娜娉婷，如花似玉，更兼时新打扮，好不齐整：

翘梁头发做牡丹头，兰花梳鬟；杜岫裙换着月华裙，金莲高衬。五色宫妆都小袖，弹墨鲜新；四时背甲束汗巾，云肩厮称。更有紫金钗子嵌珠珍，飞蝶堪夸风韵。

合家人都称他为大娘。父母亲戚，通称他为虎娘。蒯阿满见虎娘长大，思想要完其姻事，又不舍得出配人家，却与丈夫商议，要招赘个女婿。一则好照顾女儿，二则要靠托女婿，主持门户。暴匠人道：“你所见极为有理，明日是黄道吉日，可去请常往来的包媒婆到家，把女儿庚帖传将出动，烦其寻一位好小官，也完了一桩大事。”

那日闲话不题，明早蒯阿满便着人去请包媒婆。包媒婆得风随来，蒯阿满即将女儿姻事托之。包媒婆道：“亲事尽多，但不知要何等样人家子弟？”暴匠人道：“不才偌大家私，止生一子一女，儿子年幼，尚在襁褓，女儿年渐长大，作意要寻一位少年秀才相公，才有些体面，日后巴得他发达，亦可光辉门户。只要人才出众，肚内通透，聘礼毫不计论，但还有一说，如今秀才们若说有个发迹丈人要招他为婿，他便要拿班做势，开口就道：‘我们读书君子，是个举人进士坯儿，不值得扳这样蛮牛’，一也。又有一等贪心的，听见发迹二字，便拼得一个精身，一张卵袋，就想要来受用丈人，做个快活李大郎，反要丈人去小心趋奉，二也。若果系好秀才，何妨趋奉他一分，只是他也要看觑我夫妇在眼中，不要一进了门，但打了偏袖，凸了肚皮，鳖着喉咙，在家里欺老个吓小个。使那红鞋子气质，方才成得。”包媒婆道：“若是使气质秀才，我

也不好多口。如今恰有一位新进学的在那里，年纪止一十八岁，人物俊雅，闻得他肚里才学稳稳是个状元，趁今朝好日，待老身去就请了庚贴过来，与大娘合一合婚，倘天缘偶凑，就好相扰你喜酒了。”暴匠人道：“这秀才姓甚名谁？现住何处？”包媒婆道：“那秀才学名叫做柏智，表字养虚，向住城中，父母俱亡，他母舅是本山富户，见外甥少年进学，现今收养在家，如同儿子般欢喜。”暴匠人道：“既是相近在那里，你可去约他出来，待我看一看人物如何。若看得中时，何须问卜。不瞒你说，我这双眼睛凭他栋梁之材，或是无用朽木，只消一看长短阔狭，一分一寸，都不差的。”可笑暴匠人如许豪富，说话中间究竟露出本相，信乎人之出身贵贱，盖了头遮不得脚也。包媒婆说声晓得，连忙到柏养虚母舅家去，备细说知。他母舅也深知暴家发迹，却也心愿。柏养虚亦并无难色，欣然随着包媒婆就走。

不想一路上恰撞见暴匠人走来，包媒婆便站住了脚，叫一声道：“暴老爹，此位就是柏秀才相公。”柏养虚也连忙上前作揖，暴匠人答礼不迭。抬头观看，见柏养虚人物果然生得俊雅，问他母舅家事情，应对如流。暴匠人满面添花，向着他道：“将来就是至亲骨肉，若不见外，此刻便屈到寒舍去，待老荆也靚面一见，大家放心得下。”包媒婆又从旁聳恿。柏养虚只得随着同行，到了门首，暴匠人谦谦逊逊，拱其进门。直到中堂坐下，包媒婆便进去，请蒯阿满出来相见。柏养虚向他作了四揖，便叫道：“亲娘请坐。”那一声“亲娘”不打紧，叫得蒯阿满欢喜非常，觉得平日间众人叫亲娘，叫太太的，那比得他这一声亲热？透骨子里，俱是肉香。因向他道：“柏相公请宽坐，待老身去整治午膳出来。”柏养虚谢道：“多蒙亲娘厚爱，怎好打扰？”暴匠人道：“自家骨肉，说那里话？”这第二声“亲娘”又不打紧，蒯阿满听去，分明听着凤凰之音，好不稀罕，觉得秀才相公之叫亲娘，不比等闲人之叫亲娘，叫得蒯阿满极大的大脚却酥麻了，半个时辰行走不动。可见秀才肯活动叫人，直似药味中天南口，不觉其有毒，而但觉其着口便麻也。

暴匠人便请到内楼下坐，须臾，摆设午膳，极其丰腆。暴匠人夫妇同陪，包媒婆帮衬劝酒，喜得女婿酒量却与丈人丈母一般沧海，直吃到红日西沉，起身作别。暴匠人那里肯放？老夫妇齐声苦留道：“自家家里，便歇下何妨？”柏养虚又谢道：“感承亲娘骨肉相待，敢不从尊命？但恐母舅在家里悬望，所以要求亲娘相谅。”暴匠人道：“这却不妨，待我就烦包娘娘去回报便了。”这两声叫“亲娘”不打紧，一发叫得蒯阿满酒落快肠，筛了大钟一连十数杯，乘着酒兴，把一个不曾下聘的女婿，口里只管叫“亲儿亲肉”，有时又叫“秀才相公的肉”依然露出村家体段。柏养虚初次相见，但连次叫亲娘，不闻其叫一声亲爹者何也？盖因人家定亲，妇人们作主居多，做丈夫的又无有不听

命于妇人者，所以叫一声亲娘，胜如叫千百声亲爹也。叫得亲娘快活，连那做亲爹的亦未有不快活的。只看做亲爹的要奉承老婆快活，亦未有不连声叫亲娘者。此做秀才的看书透彻，譬如做一篇好文章，先把题中要紧字眼擒住，自然动中款窍，信手做。秀才之叫人，真不比那等闲之人叫人隔靴搔痒也。那一夜还有许多叫亲娘处，只管再说，其味已浅，不必细题。

但说蒯阿满醉中高兴，在女儿跟前极言秀才相公之做人有情有趣：“大姐你有造化。”不知虎娘已在楼后偷看得十分像意，“肯”字儿虽不出声，“好”字儿满怀相应。人缘凑集，明日清早，暴匠人便到阴阳家去，择了成亲日子。一等包媒婆到来，便写下忝眷生红贴，同去拜他母舅。那母舅见外甥姻事从天而降，不费半文，岂不欣然应允。俟其别后，也写一忝眷生红帖答拜。步到暴家，只见外甥和着那亲娘，又在那里大酌。报道：“新亲到门。”慌忙撤开筵席，暴匠人整衣迎接。那母舅向柏养虚道：“如何连宵达旦就在此相扰，还该随我回去，且俟择定吉期，成过了亲，住下未尽。”暴匠人道：“如今就是自家家里，住下何妨？”母舅道：“没有这理，且待后日成亲，学生送来才是。”暴匠人见他母舅古板，只得放他一同回去。临去时，柏养虚又走到里面作，蒯阿满直送到门首，看两边这样殷勤，真所谓：

人情常比初交日，到底终无怨恨心。

暴家夫妇整备成亲之事，在家里待花筵，请乡邻，忙了两日。至后日晚间，唤齐了乐人宾相，轿子高灯，到〔原书脱漏一页〕也。虎娘冷笑一声道：“看你不出，小小年纪，却倒是老油花。”柏养虚道：“其实不敢欺，待我再把些好东西与你看。”便去掇过书筐来，排在虎娘面前，取出无数表记汗巾、香袋、诗扇、蜡珀之类，及如兰送的乌云。把来嗅一嗅道：“好喷香的东西。”虎娘劈手夺过去，向地上一丢道：“稀罕那臭骚精的〔毛皮〕毛！”又向桌上一抹，把许多表记都乱滚滚推在地下。虎娘忙把脚来乱踹，柏养虚连忙乱抢，收闭在书筐中，却带笑解劝道：“这是已往之事，你何须发恼？”虎娘道：“到了我家，你尚想着当初的勾当，津津有味，真所谓口吃南朝饭，一心只对北番人。”闹炒炒在房中嚷，蒯阿满听得，连忙进房相劝。此时柏养虚若依前叫几声亲娘，那婆子未有不依前得意，极力在女儿跟前周旋秀才相公的肉者，可笑柏养虚一从入赘，便改换口气，背地里叫丈母的小名，叫丈人为作头，以此为取乐。其如暴老夫妇闻之，好生怏怏然。当面若原叫亲娘，虽背地里叫几百声阿满、作头，而亲娘之得意，犹在也。无奈其绝响不叫。那日见其进房，睬也不睬，一溜烟跑到母舅家去。

母舅问其何忽归家，柏养虚道：“可笑小人儿家儿女，靠托在父母身伴，自恃有几个臭钱，把我寒儒欺负。又怪外甥开口说母舅家好，他便骂口吃南朝饭

，一心只对北番人，把母舅做蛮子看待，大肆闹炒。老婆子又进房帮助，所以只得忍气回来。”那母舅听了一面之辞，怫然大怒，道：“这等没理，你少年进学，怕没个好人家招你为婿，稀罕他捏斧头的！且安心住在我家，不要睬他就是。”背了母舅，暗里又去告诉如兰。如兰道：“通是我累及你受气，论起我的父亲，当初原是开京店的，只因与你母舅合伙亏了店本，将我身子作抵在此。承你母舅一向抚养，并不把使女相看，比着捏斧头的女儿，只恐我的骨气还重几分。不知你心上如何？我的念头，断不改嫁，宁可你负我，我怎忍负你？”说得柏养虚念头重热，竟把暴家一段姻缘，如同冰冷。

是晚，暴家即着人来接，母舅竟回他道：“城中去了。”来人归覆虎娘。虎娘心里晓得城中有女妓事情，信以为真，啼哭了一夜。蒯阿满疼惜女儿，把女婿整整骂了一夜。当初叫秀才相公的肉，今日却叫他小亡八乌龟矣。暴匠人心虽不悦，然恐女儿终身不了，只得在家解劝，又亲到其母舅家去，登门相请。母舅出来接见，道：“舍甥虽孤贫无倚，却喜青年游校，又在学生身伴，那怕没有妻房？前日只因亲翁苦苦招赘，不好见却，所以就馆尊府，是亲翁有求于舍甥，非舍甥有赖于亲翁也。何故成婚未及半月，令爱辄自恃富室之女，恶言欺负，致忿忿而归。若论敝山，富室宅上只好算得一根椽子，学生虽是蛮货，还可算得着铁楞榔木，至于舍甥，系宫墙桃李，岂肯受人铲削？那母舅说的话，句句噎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句，因听见外甥之言，又在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顿口无颜，惟有请罪，道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恕得，即放令甥回舍，以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目亦人情之常，但令政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家自来，怎好不放舍甥回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意令政，令爱休再相欺负，况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般，虽赘在宅上，他的双脚原非钉钉牢的。”这收场几句话，更取笑得恶薄。暴匠人敢怒而不敢言，呆呆坐着，等候女婿同归。母舅也连声道：“请”，再不见外甥出来，只得抽身进去，那知里面如兰却拼得破锣破鼓，把与柏养虚修身之誓，直言无隐，扯住柏养虚衣袖，哭哭啼啼，在那里与他讨决裂。母舅向知而未信，今却对面吐露，柏养虚低着头，局促无地，如兰拼着命，毫不羞惭。母舅无可计较，即用好言安慰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既有誓言，岂忍污其身，复背其约？我今作主，竟送与外甥与妾。自后往来其间，不怕暴家不允。”如兰方才放手，柏养虚向母舅道：“暴家怕他什么，只怕母舅一言既出，未必驷马难追。”母舅道：“虑我有反悔么？凡人立世，休论事之大小，皆当以信义为先。若朝令夕改，此鄙夫之行，吾不为也。”柏养虚扯了如兰，一齐下拜作谢。母舅慌忙扶起，便分付道：“今日且随着丈人回家，以全夫妇之谊。如兰我自照管，可以放心。”柏养虚不敢违命，勉强随了丈人，双双回去。走到房中，虎娘

接见，欢天喜地，没半句闲话，他指望：

今宵重整旧干戈，翻恨归来没奈何。

一夜梦魂俱不稳，只因自悔泪偏多。

暴匠人到自己房中，却将蒯阿满埋怨道：“自古说，人家夫妇船到头相骂，船背后说话，何劳你捱身帮助？以致其告诉母舅，他方才把我嘲笑。这般这般，把你与女儿又骂又恨，又说道外甥也不是钉，钉牢在你家的。我起初只认是闲话，不想后来他竟撇我进去，闻其在里面将什么叫如兰者，赠与外甥为妾。分付他往来其间，明是要分其恩爱，离间夫妇之意。一段好姻缘，都被你们弄坏。不知将来作何结局？”蒯阿满闻言大怒，道：“他们在房中厮闹，我好意相劝，他不睬径走，未交半言，如何冤我帮助？这小乌龟舌头通嚼烂了，那老乌龟好不分皂白，听了乱嚼，便把我们恨骂，难道到不算欺负么？明知为着那小骚精斗口，他偏要就把小骚精做妾，全然不作准我家女儿，难道又不算欺负么？那小乌龟自从进门后，叫你是作头，连我也叫小名，就是女儿，再不曾听见其叫声娘子，极好情分，只叫得他是虎儿。步步轻慢，步步受其欺负。你老贱骨，今日反去到门请罪，求其回家，灭尽自己威风，一发长其志气。自后若稍不像意，他必然又悻悻出门，况且有了得意人在那里，巴不得寻头讨脑，弄个出场，只怕你老贱骨请不得许多罪，到不如常常跪在他跟前，求其饶恕了作头罢。我如今拼条狗命，就走进房去，和他辨一个明白，我怎么样欺负他，他母舅怎么样就骂我？”正在那里发恼，此时暴匠人听了老婆之言，心里也道：“该得动气。”毫不劝阻。

谁料虎娘在房中，都一□□□□□如兰一段心病重发，急忙走到母□□□□□□□夫妇把前面事情一五一十都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咬牙切齿恨道：“说话犹可忍耐，此事□□□□□。”进房去，也要与他讨个决裂。暴匠人道：“且不要性急，与他费口，我先有个凿方眼法，只是看守住他，再不容其回去，便羞死那老乌龟了。”蒯阿满道：“只恐我们在这里说，他听得风声不好，一溜烟又走回去，真个再去救他回家不成？我算计有一个紧门闩在这里，不怕他走上□摩天去。”虎娘道：“怎么叫做紧门闩？”蒯阿满道：“你快去伴住了他，待我把床帐通搬到楼上，夜则和他同睡，日间锁禁在楼，若老乌龟家来问，只说托其到常州去讨帐，瞒得他铁桶一般。他若自恃秀才，依然口里大言无状，索性说我帮助，我那时便帮着了，你，非打即骂，日日铲削他几场，弄得他不死不活，怕他不做墨斗里弹线，直直里依心本分。”虎娘道：“且行此计，看其光景，再作道理。”母子定计而行，可怜柏养虚一时在其家里，被他们摆布得头垂眼落，再没个法儿跳出圈子。母舅连次来寻，暴匠人都回其不在家里，母舅心上暗疑道：“外甥是个书生，岂谙经纪？忽地让其讨帐

，就是出外去，他必然到我家来说声，况他平日又有如兰一段关情，如何归去之后，绝然不见踪影？恐此老前日钉其同归，用什么恶计难为他，俱未可知。”因此，挂肚牵肠，日日在暴家左近打听消息，留心看其家里有何举动。正是：

渭阳一脉关情处，为着孤儿步步怜。

再说柏养虚每日受气，惟有吞声忍耐，只是夫妇之间，也没好气相处。夜间卷了一条单被，独睡楼板之上。虎娘前面几日憋气，也自睡了。到六七日后，夜间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再睡不着。只得扒将起来，带了笑脸，捱到柏养虚身畔，把纤纤玉手抚其背道：“睡在板上可冷么？”柏养虚并不答应，又低低唤道：“还不快起来，床上去睡，我如今不恼你了。”柏养虚也不答应，虎娘欲火焚，无计可施，又只得以脸贴其面，以手弄其阳，口里叫“亲哥哥相公”不住。弄得阳物翘然而举，柏养虚只是闭着眼，动也不动。虎娘此时那顾得什么羞耻，用力扯开单被，骑在他身上，才把阴门相凑，要做倒浇旧法。岂知柏养虚反把身子一松，侧转去了。虎娘也连忙侧转身去凑他，他又把身子一□□转而睡。虎娘有兴而来，弄得没兴而止。这一场忿恨，无异杀身之毒。

明日清早，便走向母亲告诉道：“烂心肝的，日来恨我一家，全没好气。昨夜天寒，我见其睡在楼板之上，好意去唤其到床上睡，谁料反遭其毒骂。我想他是一心对着臭骚娘，恨我们不放回去。他便生出恶意，做个大家干阁，身也不近，我那里受得这般闷气？毕竟商一个断根之法，拼得大家守活孀，也说不得了。”蒯阿满道：“我也想锁禁在家，原非了局。你若立意要断根，除非用这条计策，好教他受些痛苦，终身无用。”虎娘道：“什么计策？”蒯阿满道：“前日闻得阿爹说，山上新到一个外科，叫做辛割猪，他原是割猪的出身，在北京学了阉割太监的手段，传得几个禁方，如今到外边来走方卖药，我想除非用着此人，哄他来阉割其鸡巴，可不是断根之法？他做了废人，你是有此美貌，阿爹颇有家私，不怕没有丈夫，何消守得活孤孀？”虎娘道：“计策甚好，只怕他不肯下这□手。”蒯阿满道：“拼得叫爹爹多送他几两银子，何愁不肯？”虎娘道：“不知阿爹可肯？”蒯阿满道：“阿爹恨其叫他作头，又撻掇母舅嘲骂，心上也巴不得出气，待我再耸动他几句，万无不肯的理。”虎娘道：“我恼他不过，快些便好。”蒯阿满便去撻耸丈夫。暴匠人果然听信，步到辛割猪寓所，一一告诉事情，许其厚谢，求其到家来行事。辛割猪走方之人，只顾要银子，便肯下手，那管他是非曲直，欣然随着暴匠人，双双到其家中，商量先把蒙汗药酒灌醉，才好动手。暴匠人道：“他素性贪杯，可快把药来，投在酒中，待我哄他吃下。

辛割猪便解开药包，取那蒙汗药。不想总在寓中，未曾带至，因向暴匠人

道：“待在下如飞去取来。”慌忙走出门时，合该柏养虚命中有救，这张卵袋该得如兰受用，所以绝处逢生，因祸得福。说那日母舅正在近边打探，忽见暴匠人同着辛割猪走进门去，停了一回，又见辛割猪急走出来，不解其故。当初母舅开京店时，便与辛割猪相熟，因此叫住他问道：“辛先生，暴家请你医治何人，这样好忙？实对我说，他家是我至亲，是我旧可知，可帮衬你多竟几两银子。”辛割猪认是好情，便实对他说道：“不是治病，他有一个女婿，口怪其不守本分，要把他如此如此。”母舅闻言惊得口汗淋身，叹口气道：“天下有这样奇事？此间不好讲话，可借一步，细诉衷情。”两人同走到一僻静僧院坐下，母舅告诉地道：“一言难尽，且撮其略。那女婿就是舍甥，向住寒家，少年进学，暴家特央媒来，要他入赘，何期入赘之后，百般凌辱，舍甥前忿气而归，他家立逼其去，相近半月，托言令其出外讨帐，使小弟不得见其一面。原来锁禁在家，今日又要相烦下这毒手，好不惨伤人也。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辛割猪解劝道：“老兄何消痛伤，小弟与你非一日相知，既就是令甥，在小弟身上，将计就计，管教保全他回宅何如？”母舅道：“极感厚情，但未知何法保全？”辛割猪道：“待小弟买猪脏一段，用棉花塞实，好似阳具一般，再备猪血听用。都藏在药箱内，到了暴家，假意说阉割之事，若容人看见，割便不活，必要关在僻室中，独自下手的。到了僻室，那时便可以对令甥说明，诈为阉割，以掩其耳目，此保全法也。再待小弟哄他道，庵割后要寻一僧院，扶去调养，方可平复。若在家中，妇女相近，动了虚火，疮口就要迸裂，性命便不可知。哄其离了虎穴，猝地潜归，此救回法也。”母舅道：“承老兄用情如此，小弟当以三十金奉酬。”辛割猪道：“相知朋友，说那里话，待小弟做成此事，即来奉覆。”遂作别回寓，取了蒙汗药，又买了猪肝猪血，都藏在药箱内，忙忙走到暴家。

先要他十两开手，然后肯下蒙汗药，弄得柏养虚昏迷不醒。果依其言，扶到僻室，辛割猪闭上了门，急取冰水，解其药力。柏养虚醒来，却不认得辛割猪是何人，自己何故忽在此室中。正着惊疑，辛割猪备细把暴家谋害事情，并遇其母舅的说话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柏养虚哭将起来，辛割猪摇手禁止，又将要保全救回一段计谋，说与他听。柏养虚感激不尽，辛割猪依着计谋，先把猪肝蘸了猪血，用石灰拌裹，次用白布棉花等物，裹了柏养虚的阳具，腰间缚着软带，紧紧绊在臂凹中去，却像女人家收紧系月经布一般，又用猪血涂满白布外边，连地上及床褥等件，俱将□□涂。又把荷叶汤洗搽其面，宛然疼死之状。收拾停当，然后放暴匠人进来观看。只见柏养虚直僵僵□□双股，躺在那里，一段阳具血淋淋尚放在刀□，□处不是血迹，怎得不信为真？乃向辛割猪道：“寒家后面就有一个僧院，顷已借赁，不知可就该扶去，安歇稳当，先

生才好回寓。”辛割猪道：“趁彼昏迷，扶去更便。”暴匠人便唤齐僮仆，从后门扶到僧院，只说是有病调养。辛割猪背着众人，悄悄分付柏养虚几声，随即到其母舅家回覆。母舅果如数奉酬，辛割猪道：“令甥虽得保全，其事料必败露，小弟明日遂行，后会尚未有期。令甥今夜必归也，不及谢别了。”母舅道：“何须就别，小弟还要借重。舍甥所住僧院，未知确在何处？乞烦同步，指引一指引。”辛割猪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随即携手出门。

才到暴家相近，母舅用力扯住辛割猪大叫喊起来，道：“地方听者，暴匠人无端要杀死女婿，现有辛先生下手作证。”母舅喊了，随着几个伴当也满街乱喊，喊声震天。柏养虚在僧院中听见，忙赶出来，也喊道：“暴匠人私置牢房，锁禁无辜，擅用阉割，杀□□命。”立时满山人都聚来观看，问起情由，甥舅二人一一告诉，无有不发指者。一面商写呈状，将辛割猪□证，鸣告官府；一面同着许多人，柏养虚领头直□□暴家。他们早已惊窜，地方义愤不平，要连名具呈，赶逐出境。暴匠人、蒯阿满、暴虎娘三口，但顾逃命，皇皇如丧家之狗，连夜雇一只湖船，径往靖江县躲避。所遗房产家私，柏养虚泰然管业。人人都说道：“赘婿是该得的。”母舅见人已远遁，但令外甥去禀明本县，做个照提存案，亦不深究。辛割猪见官事已完，亦遂作别。此后柏养虚竟与如兰为夫妇，搬住在暴家大房子内，快活受用。柏养虚又去娶归女妓为妾，终身之誓，各不相负。幸得阳物未割，所以施为作乐。如兰、女妓，都该塑辛先生的长生像，朝夕礼拜大恩人才是。后闻得虎娘东逃西奔，被人哄去做了娼妇，可笑千金爱女，只因犯下胸膈不宽等症，误请外科医治，被他弄得溃败穿破，不可挽回。又骗了许多谢仪去，何如在下不要半文钱，把这回金针来曾救天下狠心女子，曾救天下受狠心女子之累的男子？赛过仙□□□□药，幸勿把在下一片慈悲心，看作设帐卖药的。〔脱页〕

第四笑快活翁偏惹忧愁

无情不是英雄汉，痴情笑把身躯换。

世间岂少痴情人，拈将傍样凭君看。

看时莫认说荒唐，迷魂汤内清□□。

自古云：情之所钟，正在吾辈。须晓得吾辈二字，原□那风流倜傥识趣不凡的一等人，说如今有□□□恋色者，开口把这两句挂个招牌，却不知此□□受非吾辈所好，吾辈所好大与此辈不同。就把吾辈所好的意味，细说与此辈听。此辈究竟是门外汉，怎能会得“情钟”二字之妙？况情钟妙处，原不单着意在女色一件，也有情钟山水的，寻幽探胜，自得山水间之快活也；也有情钟高隐的，侣樵问牧，自得高隐中之快活也；也有情钟诗酒的，青莲一斗百篇，伯伦荷□便埋他，自得诗酒之快活也；也有情钟朋友的，如稽康千里命驾

，庞公望衡对字，相慕相亲，李卓老常云，此天下极活的事，所谓以朋友为性命者是也。还有那情钟死后的，如曹孟德车过腹痛，徐孺子炙鸡絮酒，感慨悲思，见得吾辈意气真诚，不比那悠悠汎汎薄情之辈。至于女色一件，难道古往今来的人，个个是道学先生，不在此中着脚，不晓得其中情趣的么？譬如孔夫子是个大圣人，也说道吾未好德如好色，若非深于钟情者，不能说得如此透彻，就是□□□面开章使咏文王之慕悦后妃，说到寤寐永之辗转反侧，描写其钟情景况，千载如见，若非吾辈□□，能描写得如此亲切有味？昔王山人也，曾有□□□吾辈人方能有此情此景，必吾辈人，方能说得此情此景。细思其言，始知“情钟”二字，断非偷香窃玉、迷花恋色的一班轻薄少年，可以混入吾辈中漫然称风流倜傥者。

且还有一说，吾辈中的胸襟，只在“情钟”二字内讨个快活，并不在“情钟”二字个执着，讨个忧愁。所以情到快活处，常自潇洒，就是情到忧愁处，偏会摆脱依然，原自潇洒，再不被情之所缚，蹙着眉尖，唱个害相思这遭。故得超爱河，渡苦海，证圣情罗汉的正果。如今又有人议论道：“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凭他盖世好英雄，都为着一情难断，惹起忧愁。”究竟这种忧愁，原从那快活中来，不曾打破得迷恋关头，所以便不能够潇洒。只看楚项羽和着虞姬，歌舞夜宴，何等快活，及到乌江分手，慷慨悲咽，乃歌曰：“虞兮虞兮奈若何”，一条猛汉，竟葬于忧愁之中，岂不可叹？又看吕布在凤仪亭上，遇见貂蝉，何等快活，及□□□相看，忽然想到相见难为情思也，何似当初□□□如虎如狼的汉子，也不能割断忧愁，岂不可笑至极？汉武帝雄才大略，不免眷恋一李夫人，哀思□□□，使李延年作歌曰：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只为执着了“情钟”二字，偏受了无数忧愁。更有魏武为一世之雄，到临死遗令云：“以吾妓妾皆贮铜雀台上，张设六尺床帷，月朝十五日，俱令向帐作伎。”却被王子敬笑道：“声伎之乐，正自快活，但亦何与死者事，而犹恋恋？”以上诸公，只可谓之情痴，总来算不得情钟也。只可谓之英雄一辈，总来算不得吾辈。可奈世上人，算不得吾辈者多，识得吾辈者少。非但没有吾辈中人，并这英雄一辈钟子，断绝已久。只有几个迷恋庸夫，沉溺于爱河苦海，被那情之一字，颠倒簸弄，再没个回头认岸者。又岂不可怜？

如今在下且说一椿迷恋故事，唤醒世人。譬如拨开黄雾，指见青天，使痴情汉子，个个心下豁然，再不认贼作子，走错路头。也是吾辈度世热肠，非但以妆点净丑脚色，博人一笑也。

却说天启年间，东粤有个国学生，姓蒙名栋，表字丹秋，却有邓通之财，但乏江郎之笔。娶同郡晏员外之女晏佛奴为妻，姿色平常，性怀妒嫉。有个从嫁□女，□唤小蛮，年方一十五岁，生得：

娇同乳燕，艳比夭桃，轻盈无力实难描。常恐风吹去了，更魂销，嫣然一笑把人挑。情在眉梢，又在眼梢。

小蛮虽是雏儿，却已早懂情趣，每日在房中伏侍，会说会笑，打动人心。蒙丹秋又是一个色中饿鬼，虽有了妻房，不免得陇望蜀，思想也要收在监生户上，只背着晏佛奴的眼，便去勾其颈，亲其嘴，捏手捏脚，面般戏弄。就是粗蠢丫头，尚且饶他不过，何况有情有窍，美貌风骚，我不偷他，他必想偷我者，分明嫩渗渗，香喷喷，一块好羊肉，常摆在口边，持斋的也要咽唾，贪嘴的，怎禁得不图一个美饱？但是蒙丹秋和着小蛮暗地里打得火热，可奈晏佛奴刻刻留心，不时呼唤，日里紧随身伴，夜间锁闭厢楼，监生娘娘的关防，赛过风宪衙门，约束森严，不容分毫疏漏，只少个地方起夫敲梆口缉，拘管得蒙丹秋如顽童遇着□□□个放松之处，容其走动。

千思百计，一日，托言□□□席，夜半方归，意中只道佛奴必已先睡，小蛮必定守候在房，悄悄从窗隙在窥探，果然见罗帐已垂，小蛮伏几而待。蒙丹秋私喜机会可乘，轻轻推进门去，残灯半灭，并不见佛奴做声。便去揭开罗帐，捱到枕边，佛妈鼾鼾熟睡，若不知觉。蒙丹秋随做个金蝉脱壳，离了卧榻，吹灭灯火，急忙上前去，搂定小蛮，一只手伸到裤中，抚其玉户。花蕾方吐，光润可爱。小蛮也假妆睡熟，任其抚摩。此时蒙丹秋欲火如焚，也顾不得惊醒夫人，把小蛮抱起，忙去退他衣裤。方要把翘然者入穴，勇往直前，未防后患。那知晏佛奴许睡在床，伏听详细。赤身赶上，不由分说，揪住两个情人，乱咬乱抓。蒙丹秋口中但喊道：“不干他事，通是我。不干他事，只难为我罢。”晏佛奴也不开口，惟有咬定牙关，要拼性命。蒙丹秋不舍得小蛮受累，挺身遮蔽。可怜血流至踵，体无完肤。堂堂国学生，恰像将军战败，血染征袍。已情愿向辕门拜倒，其如女魔王之杀气冲天，不肯纳降也。左冲右撞，晏佛奴直弄得气力怯，□□□□手。小蛮急忙扯上裤衣，一溜烟躲往厢楼。蒙丹秋抱头鼠窜。等不及天明，在黑暗中逃奔，躲到丈人家里，告求晏员外，要他与女儿讲个免提分上。

晏员外□□女婿苦苦央及，只得步到他家。见女儿正在那里拷打丫头，乃上前解劝道：“这也原非丫头之罪，通是你丈夫酒醉轻狂，居上不正，闻你昨夜已做治一番，他自知获罪不小，今早急而求我，我本不欲与他讲情，见其血肉淋漓，仓皇无措，恐处之太甚，男子心肠，怎能保其无变？若到改变地位，放于礼法不服钤束，那时连我做丈人的，就难以周旋了。不若乘其畏罪之日，念其初犯，姑开一面。待我谕其归家，欢好如初。那丫头之应否去留，一听汝之裁夺，亦不必深求朴责。况汝身怀六甲，分娩将近，宜自爱惜，断不可过于恼怒，以貽我老年之忧。”晏佛奴性虽嫉妒，事父至孝，见了员外特来解劝

，乃回嗔作喜道：“爹爹严命，敢不遵依？既系酒醉，孩儿只索丢手罢了。但他起了此念，这个贱人断难留在身畔，乞爹爹作主，快把他来转卖，以绝祸根。”晏员外道：“转卖之说，极为妥当，但卖□□易，讨则甚难。目下分娩，不可无人伏侍，且待过了□期，从容寻取一个诚实婢女，然后将他转卖，未为□也。”晏佛奴道：“爹爹之意，无非怜惜孩儿无人伏侍，□欲暂留，孩儿自该仰体亲心。只恐有不体谅的，未必不乘孩儿分娩时节，无人管束，恣其狂荡，那时看不上眼，难道再与他动气不成？所谓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爹爹可保得他没有此事么？”晏员外笑道：“自古云：官不保人，私不保债，这样恩情债，却也难保。你若毕竟虑他一着，你自做主转卖，我也不好曲劝权留，讨你异日埋怨。”晏佛奴见父言有些不乐，便改口道：“留他伏侍孩儿，是爹爹一片慈心，若有埋怨念头，可不逆了天理？总之依着爹爹主张，孩儿再不敢多讲了。”话犹未毕，佛奴不觉几阵腹疼，皱眉蹙额，慌得晏员外忙去请稳婆，又去唤女婿回家看视。不想胎气因恼怒触伤，气逆上升，腹疼了三昼夜，才得产下。佛奴痛得死而复苏，苏而复晕，奄奄一息，不省人事。日间晏老常来觑问，夜间止有蒙丹秋和着小蛮相伴。

烈火干柴，聚做一块，又喜天假机缘，佛奴因血□□□，惟有闭眼昏卧，不比前番诈睡。蒙丹秋乃得放□□事，小蛮也全不推辞，双双到厢楼榻上，大家脱□□光，蒙丹秋提起小蛮双股，放在肩上，将阳具拭□□进。小蛮负痛而迎，“阿呀”一声，眉尖一锁。蒙丹秋淫兴甚浓，忽而浅抽，忽而深入，玉户之中，汨汨有声。小蛮此时已入化境，但见喘吁吁叫“阿呀”不止。蒙丹秋复紧勾香颈，咂其舌尖，美津透骨，遍体酥麻，不觉一泄如注，露倾花心。方正在销魂时候，猛听得佛奴嗽响，急忙鸣金歇战。小蛮以手紧抱其腰，花枝颤动，口中只管叫“阿呀，好冤家”。蒙丹秋惊弓之鸟，只得舍之而去。悄立床前，探候佛奴声息。

妙哉，天下婢女，谁有如小蛮之有情有窍者乎！即看其几声“阿呀”，各有一妙处，各有一种可爱可怜，打动人心处。起初，负痛而不敢言痛，勉强承受，禁不住叫声“阿呀痛也”，不敢不受也，情之至也，可怜也。中间得趣，而忘其痛，舍身迎合，两意绸缪，又禁不住〔下残，约缺两百字〕不忘也。再说小蛮自破天荒之后，倍加骚艳，不拘时候，常与蒙丹秋开场大战。约有半月，放胆快活。却因佛奴身子日渐强健，蒙丹秋渐生畏惧，只好抽忙捉空，略尝其味。当时吟诗，感叹云：

得趣方新正欲偷，无如床虎病将瘳。

风吹铁马疑呼唤，不敢双双上小楼。

常言道：“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”究竟挨肩探背，传情送意，不时露出

马脚，被晏佛奴冷眼瞧破。猝地请晏员外到家，细将此情告诉，便唤小蛮随着父亲回去，寻媒转卖。蒙丹秋惟有暗中垂泪，不敢则声。那时小蛮匆匆出门，不容叙别，遂大哭而去。正是：

生离死别，肝肠痛杀。

两眼睁睁，有话难说。

蒙丹秋为着小蛮一去，含恨在心，夫妇相处，□□□情而已。晏佛奴见丈夫情意冷落，明知因小蛮□□，有时泣诉其父，有时抑郁自悲，产前动怒，已种□□，产后忧伤，变成劳瘵。朝凉暮热，形容□羸。不上一年，呜呼哀哉。死之日，蒙丹秋亦不十分痛惜，其所痛惜者，惟有小蛮不在跟前，且去后杳无音信，不知下落，时时挂念，各处寻访。又私自去体问晏员外家人，据云已卖与徽商为妾，带到临清去了。若不信时，现有媒人可问。蒙丹秋随去问那媒人，其言与前相合，禁不住泪如雨下。妻死不哭，偏哭婢子之远离，砖儿这等厚，瓦儿这等薄，痴情哉蒙丹秋，然天下之为蒙丹秋者，正不少也。只因痴情感溺，眷眷不忘，小蛮虽别抱琵琶，蒙丹秋却望重圆破镜。自从丧偶之后，也有人劝其续娶，也有人劝其讨妾，蒙丹秋俱执意不允，连伏侍的丫鬟不用一个在房中，日常使唤，无非一二蠢仆，甘心做个寡丈夫。

有个相知朋友问道：“你正在壮年，何苦这等寂寞？不想寻个佳人作伴？”蒙丹秋道：“纵有绝世佳人，怎得有小蛮的情意？若□□□不得与他重谐鱼水，宁可一世鳏居，誓不另□。□□说罢，便呜呜咽咽，哭将起来。朋友们传做笑□，□他起个雅号，叫做“痴蒙秋”。谁知蒙丹秋果然想□□心立意，要到临清去找寻小蛮踪迹，把家业尽托与兄弟掌管，随身带了二三百两盘缠，跟了一个伴当，在人前只说要到北京去坐监，其实坐监是个借名，寻婢是其本意。一主一仆，轻装就道，风餐露宿，约有两月之程，得抵临清地面。真个大码头去处，风景自是不同：

碓分东鲁，地接高唐。称四方之都会，踞京国之咽喉。舟车骈集，商旅罗藏。美哉，太公之肠履；富矣，南翼之州邦。

蒙丹秋在城外下寓，安歇行李。日日到街坊闲闯，逢着徽州开铺的，便去寻踪问迹，并无音耗。一日无聊，到茶馆中坐下，对座有一位客官，也在那里饮茶。偶然问起他乡贯，那客官恰是徽州大商。他也问蒙丹秋乡贯，蒙丹秋答言广东。他便说常年在广东经纪，今岁才到此也。蒙丹秋见说在广东做客的，□□顿起，便把讨娶小蛮之事，向他细诉。天下事□□□，不期那位客官恰是讨小蛮的叔子，听见蒙丹秋□情有因，便道：“娶尊宠的，就是在下的侄儿。去秋□□侄儿身故，尊宠又已改适矣。”蒙丹秋遂急问道：“老客长，可晓得他改适在何处？”那客官道：“去冬改适，原是在下做主的，是一位南京朋

友，也在此地经营，向与在下相知，他断弦已久，要图续娶。在下便将此女嫁之，甚是相得，已领回原籍去了。”蒙丹秋又细问道：“既系贵相知，其原籍住处，姓甚名谁，必知其详，恳祈指示，咸德无涯。”那客官道：“他姓史号伯存，住在南京水西门内，问大庄上便是。你若要去访问时，可与在下捎一信去，竟说你系在下的亲戚，便可乘机而进，得见尊宠之面，亦未可知。”蒙丹秋感谢道：“邂逅相逢，荷君热肠提挈，诚所谓今日得蒙高掇起，免教常在暗中行。古人高谊，于君再见之矣。”便唤酒保，整设肴馔，对酌谈心。一面取过纸笔，写书附候。盘醒半日，各自分手。回寓，蒙丹秋即忙收拾行李，明早往南进发。

行□□月，望见钟山高峙，宝塔凌空，分明小蛮就站□□□，恨不得马生八足，霎时进了聚宝门，权在□□□□下。明日用过早膳，带了书信，便打从水西门去□□。可笑老天偏要捉弄痴情人，空中凑合出一段奇□。在吾辈胸中潇洒，看得情字极淡者，当其奇缘适遇，尚难跳出圈子；何况在情字中着魔者，不惮数千里奔驰，眼巴巴要求见所爱之人，而所爱之人恰从数千里外，同文君之新寡缟衣素裳，袅袅婷婷，刚刚数面，焉有不神魂飞荡，喜杀旷夫者哉。那日说蒙丹秋两步做一步，趲行到水西门内大街上，转过东首，果然见一座大房子，八字墙门，十分齐整。方要动问在近居民可是大庄史家，可见一个少年女娘，正立在墙门之侧，姿容美艳，孝服鲜新。心上好生疑异，便走近前去观看，恰是所爱之人。又惊又喜，一双脚不觉直移到女娘身畔，深深唱个服喏。小蛮此时分明如梦中相会，不知是假是真，是人是鬼，骤然得见，疑从天上掉下来的，那里还肯割舍？一只手忙搀□，不问短长，径搀他到里面去。如拾着了宝贝的□□快活。

蒙丹秋此时心虽喜悦，却又反生疑□□□见他丈夫不好意思，况在异乡，孤身只影，擅□□□人家，安知他家里人没有说话？倘然惹出事来，□□能图此女之欢？或反受此女之累，尽未可料。不觉□小鹿儿心头撞，只管畏缩不走。小蛮心知其意，便道：“你放在了胆，随奴进来。奴有许多话问你。”蒙丹秋方略略宽心，直随到其外房坐下。小蛮便唤丫鬟点茶，妇女们备饭，自己陪着旧主翁。开言问道：“天涯遥阻，何由到此？又何故独自在此门首探望？可细说与奴知道，休虑着这里有人窥听，不肯直说。”蒙丹秋道：“自从佛奴将你转卖，我便待之甚疏。他终日忧闷，患病而死。多少人劝我再娶，我一心想念着你，立誓不从，访知你嫁了徽商，随往临清，我便抛弃家业，特到临清寻问，并无踪影。后来在茶馆中遇一徽商，就是你丈夫的叔子，因他细道其详，方知你又转嫁南京。我便星夜赶到此地，冀图一见，虽死甘心。何期天幸缘凑，适值你在门首，得以在此重聚，真三生奇遇也。但□为着你离乡背井

，数千里跋涉而来，怎能个从□□里外，和你双双回去。不见犹可，见了你愈觉□□。”一头说，一头扑簌簌掉下泪来。小蛮道：“你且不□□□，听奴细诉衷肠。奴当初本意，原指望一竹竿到底，□□着你，不想大娘将奴立刻赶逐，员外将奴远配徽州，无非要断绝后会之路。那徽商将奴带往临清，中途感冒风寒，才到得临清两月，遂尔捐馆。奴那时便想，你在广东，就可图个机会，和你重圆。无奈各天远隔，书信难通。每向南云大哭，无有知我心者。后来他家叔子主婚，□将奴配与只后存，其人向有血症，同奴回到南京，在牲口上扑心一跌，血症又发，今年春初，痛其长游。倏忽已及半载矣，苦无子息，家业重大，奴目下虽权自掌管，妇人家究竟干得恁事。也有人劝奴坐产招夫，以保家业。奴实自悲命薄，既生离了你，又连丧两夫，未卜终身，作何结局。镇日愁苦，临妆感叹，渐尔消损成疾。再不想今日得与你相逢，你又丧了大娘，孤身无托，天上旧缘，人间新喜，恰似鬼使神差，巧成作合。你今夜可就歇息在此，先酬了数千里访寻之愿，明日奴当整筵设席，遍邀亲邻，明告□□之意。待众人作个证见，好把家业交付。但愿□□我失身两姓，慨然俯就，□□□□别生推托，□□□情真爱。”蒙丹秋听了这□□话，六腑五脏没有□□脉中不通畅快活，非但燥其脾胃，开其心花，且得□泻其肾火而已也。禁不住拍掌大乐道：“快活，快活，佛奴干做了闲冤家，我和你依旧得相逢，可见天是有眼的，无情者死，有情者生，只有人负了人，再不见天负了情。但看今日这段奇缘，岂非天意？我若嫌你失身于人，怎又肯抛家来寻你？”小蛮道：“今日一言既出，日后休得改变便好。”蒙丹秋道：“老苍在上，我若有改变，此生不得还乡。”小蛮见其罚誓，方信是情真意厚，欢然置酒洗尘，开怀畅饮。酒兴发作，等不及日色西沉，便相抱上床。旷夫鰥妇，久疏叙阔，好不浓热也：

一个是旧情人重寻旧穴，一个是新寡妇再里新法。美津津颠鸾倒凤，喜孜孜覆雨翻云。脸相偎，舌相含，诉不出长途愁绪；臂儿枕，腰儿抱，消不尽别后恩情。正是欢浓嫌放短，战罢恨天□。

从来说新娶不如远归，他们却是□来强如新□，□抱不□，直睡到日午方起。小蛮忙去整治酒□□□，邀请各位亲邻。不多时，亲邻齐集，通向着小蛮□□。随请蒙丹秋相见，各各相见毕，乐工使大吹大□□蒙丹秋出位定□。蒙丹秋欣然作主，鞠躬把盏，曲尽东道之礼，与众亲邻极其欢洽。夜半始散。明日，从亲邻剧分作贺，重整筵席，推蒙丹秋坐了客位，以表庆贺之情。明日，蒙丹秋又自备答席，酬谢众人。一连吃了三日喜酒，外边人哄传道：“史家娘子新接了一个丈夫，说系监生出身，家里颇有基业，如今做了掌管替头，可不辱没了体面？”纷纷议论，吹入蒙丹秋的随仆耳中，悄地报与主人知道。蒙

丹秋为情所迷，只图眼下快活，并不别生疑虑。

那知住了数天，一日睡尚未起，见丫鬟们慌慌张张走进房来，报道：“国太即刻到庄，大娘可快起身梳洗。”小蛮披衣不迭，手忙脚乱。一面梳洗，一面唤人打扫厅堂，一面推蒙丹秋快穿了青衣小帽，到庄外迎接。分付要远远下跪，到厅堂前又要阶下叩头。蒙丹秋茫然不解，扯着小蛮□□：“国太何人？来做什么？何故也要我更衣迎见？”小蛮道：“此时不是讲闲话的，且依着我迎见过了，与□□□情由。”蒙丹秋见小蛮先换了青衣，急忙要到□□□候，只管催其同去。无可奈何，只得依其更换□□□双走出堂前。早听得吆喝之声，渐近庄前。庄丁□□传报道：“国太到了，快去迎接。”小蛮恐蒙丹秋迟延误事，一只手扯定同行，分明乳娘搀着小孩子一般，不由他做主，扯到庄前便跪。蒙丹秋举头观看，但见：

[车并] 车绣幔，卫拥虞侯，执拂□随侍女，置一顶彩凤金黄盖，擎两面团龙令字牌。却疑王母降瑶池，原来世妇排仙仗。

却说一乘大轿，整面仪从，直抬到堂中歇下。卷帘下轿，乃是一位雪鬓老夫人，端然坐在正中间一把交椅上。小蛮紧紧扯着蒙丹秋，一齐在庭前叩首。叩了四个响头，堂上传呼道：“起来，国太有话分付。”小蛮才敢站起。侍卫们喝蒙丹秋俯伏阶下，止唤小蛮上堂候命。小蛮又叩首献茶，国太乃开言分付道：“闻你新接了丈夫，甚为可喜。又闻即系你的旧主儿，更□□心得下。今日我特来，把庄上帐目亲自交盘。”□□□无差误，便唤蒙丹秋上堂，左右喝声跪下，蒙丹秋□于势□垣赫，虽毫不知头脑，却安敢不跪，跪□□□，国太定睛观看一回，方令左右取过册子来，□□□付，内开田产粮米之数，约有廿万余，交付明白，□□蒙丹秋叫什么名字，小蛮代为禀话道：“他叫做蒙丹秋，原籍系广东南雄府保昌县监生。”国太道：“这所在房，积祖是姓史的掌管，不想你丈夫身故，既无子息，又无门房族姓，你如今续了新夫，还该照旧姓史，以见接代旧人之意。我就改唤他做史蒙秋，赏其花红银二十两，明日可写一身契进府，以便造入掌管姓名册内，听候不时呼遣。”小蛮应声晓得。又唤蒙丹秋叩头作谢。国太即便起身上轿，小蛮又扯着蒙丹秋先赶出庄门，跪在道旁叩送。左右喝声起去，才敢回身到内。

蒙丹秋活像一泥傀儡，但凭提线者牵来拽去，心下鹮突异常。正要细问，小蛮只见堂中济济而立，却就是前日作贺的一班亲友。见了蒙丹秋夫妇进来，都上前作揖致谢，各自捱齿坐定，上首有一□□者开言道：“前日我们进府禀知，国太说大嫂□□□兄，国太不胜喜悦，所以今日亲来交割帐目，□□□我们到庄，公同作眼，要蒙兄写一掌管身契，□□□在这里相候，”小蛮道：“前日续婚，原出意外，其□□□情，尚未与他说明。待我今晚

细剖情由，方好令□□契。列位伯叔，可从容到明日罢。”那年老者不觉失笑道：“日来果然正务甚忙，那得闲工夫讲这闲帐，但国太有令，刻难迟缓。大嫂既不曾说明，如今待在下说明了罢。”蒙丹秋道：“小弟实为不解，愿得详示。”那年老者道：“这所庄房，乃开国功臣魏国公府中建造的，积祖就是史家掌管。今春史伯存亡故，国太怜念累世犬马，不忍更移别姓，所以分付大嫂，招夫顶代。国太就是俺家大老爷之母，大老爷现今在朝，府中一应事体，都是国太主张。老兄，你既愿入赘，又亲受交盘，写立身契，也是不费词说的。”蒙丹秋听了这话，惊得目瞪口呆，如梦中推醒，忽然跌脚捶胸，指着小蛮道：“你好误我。”小蛮道：“你上门来寻我，我怎么误你？”蒙丹秋道：“我上门来寻你，本是一片情钟□□陷人坑来，活埋我，可叫得有情女子么？”那年老□□中解劝道：“老兄，岂不闻古语云，生米煮了熟饭，□□大嫂，却也迟了。”蒙丹秋：“列位老哥不厌污耳，□□弟细诉衷肠。这小妮子是小弟家中之婢，为因□□□室不容，变卖远方。小弟曾与此婢有生死之约，□□系念，妄想重圆。不弃家寻访，访到金陵，适于门首相遇，此时惊喜欲狂，未及详询根由，遂为此婢所愚。匆忙作合，弟虽失于情痴，然此婢不应相欺，将小弟一个清白书生，猝地陷为下贱。既已受其捉弄，生米煮了熟饭，弟也没有别样计较，或投缳或赴水，寻个自尽便了。弟之始念，只指望飘萍再聚，双还故乡，不想今日他竟做催命冤家，使我枉作他乡之鬼。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那年老者道：“你真还是书呆子气味，你且听我讲来。今日失身府中，因他在前不曾说明，怪不得你埋怨。但大嫂既向系你家婢子，明明是下贱之人了，你是堂堂一主翁，岂少个不下不贱之人与你婚配？你何苦远方跋涉，立意要寻婢子会合？既情愿与婢子会合，这下贱二字，你自家寻讨的，却埋怨□来？难道也是他不曾说明出身么？莫怪我说，□□□觐举人进士，犹如蚁虫一般，区区监生，何足□□□们子弟，也有多少进学的，也有多少援例的，□□□学，还有十倍足下的在那里。文墨相知间，未□□□人钦敬，岂因属身府中，一概以下贱相待？况监生□算不得高作，掌管也算不得低微，你也休得妆腔推调，我还有一句顶门针，唤醒了你。既娶了府中的妇女，身契写不写，总则是我府中人了。”总得蒙丹秋垂首丧气，没有半句登答，呆呆对着众管家坐下。众管家道：“老蒙，你还是写了身契便宜。若不写时，你无媒苟合，少不得要坐你一个流棍奸淫的罪名，送到当官，用刑推问。你那时监生的职衔，换得个配军就馊了。请你自去算计，还是做配军好，还是做掌管好？你若到配军的地位，史家大嫂又未必属之于你，可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军？”满堂人都哄然笑起来，道：“好个赔了夫人又折军！”

众人抚掌笑，蒙丹秋掩面哭，左思右算，卵石难敌，若到官府，必然败坏

，只得依着众人，含泪写契。契上语句，都是那年老者口授，蒙秋丹□气得头昏目暗，二来胸中文理欠通，惟有依□□□芦，不曾更改半字。其契云：

立投身文契：

蒙丹秋系广东南雄府，保□□□□因流落无业，情愿投身徐国府为义男□□配旧掌管史存之妻云氏为室，即着顶管□□一应帐目，俱已承领接代，并无盗逃差误等情。投身之后，随即改名史蒙秋，应役府中，不敢违逆。如有抗犯，家法官法，听凭处治。此系心愿，非逼，恐后无凭，当日眼同众掌管立契是实。

写完，众人就唤其书了花押。又唤小蛮也画一十字。众掌管通挨押字，立刻就送到上元县去钤官印。一齐去回覆国太。蒙丹秋又折了四个响头，然后回庄，闷吁吁坐在房中，只管哭。小蛮对他只管笑。小蛮指望把笑来解他闷，可怜史蒙秋闷尚未解，不想那随来的家人也来洒落他道：“主人，主人，你一心要婢作夫人，谁知身为季布，你也算得情钟之鼻祖了。”这几句话，被他说得刺心刻骨，史蒙秋又羞又闷，又要寻死。过了一夜，却被小蛮弄入忘忧穴中，□□不能死又相之矣。注曰：相，犹言助理府事也。□□□之为害烈矣，可以使人失身，可以使人丧耻，□□□人绝妻子之爱，可以使人弃祖宗坟墓而甘□□□，使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而任人讪之，□□□能出一语，以解也。可笑亦可痛矣。寄语吾辈□□轻言情钟。

天许生评曰：

惟其史蒙秋，所以做了奴才，然若像了史蒙秋，连奴才亦做不来也。或笑云如蒙秋者，只好原做本来职衔。末一结须着眼。

第五笑溺爱子新丧邀串戏

养子须知教子难，莫因独子任偷安。

熊麟谁不同珠玉，禽犊何堪类绮纨。

索枣含饴嬉戏惯，欹花舞月少年钻。

由他一语貽人笑，不笑儿顽笑父宽。

从来说养儿传授，指望一脉可继，要后人传个好，不是要后人传个不好。所以为父母者，必该教子读书识字，望他向上习善，就不能个发科发甲，显亲扬名，只愿做个端端正正，晓得行孝，不作非为的人，品行可传，便为有后。若是做父母的，一味禽犊之爱，少时送在学中，先生拘管，他偏要百般护短，把读书挂个名儿，放在外边；入于匪类，他偏说人来引诱，再不怪自己孩儿；不学长时，或有人劝其还该教训，便说苦我膝下没个七男八婿，有这点骨血，传留做种，且听其寻些快活，博得他长大，再作区处。该成人学好，不成人学好，都是命里注定的，只看公子王孙，上有好爹好娘，外有明师贤傅，岂少

教道的人，却多有不长进的。可见教训原没相干。

自古道：“生来的秀气，教来的臭气。”书上又说道：“父子之间不责善，责善则离。”父子本该相爱，何苦做这样死冤家？拘头管脚，伤尽一团和气。执此一班偏见，遂致养成骄惰，纵彼胡为。儿子要上天，巴不得装个登云梯；儿子要入地，恨没有个开山斧。外边去呼朋闲荡，只道他有方情，有班辈；外边去花赌吃酒，或是打十番，唱曲子，只道他知音识趣，玲珑剔透，在人前坐得出，显得能，不像三家村里粗愚汉，但知自家的肉臭也香的。那晓得失教之人，犹如野鹰着天飞，没笼头的马，直狂放到不可收拾。丧身破家，以危父母，才悔少时不曾拘管，却已迟了。只为溺爱二字，担误了多少儿孙，连父母也不知受了多少谈笑。据在下看起来，与其贻笑于日后，何若严训于童时。就是教而不改，打之骂之，如孟子所云：“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”，把他极其磨折，也不见得就伤了命，断了自家宗祀。然养着不受教之子，就是做父母的痛加鞭朴，不少宽恕，逼迫他到伤生的地位，免得留下贻笑之人，在父母身上索也干净。所谓：

贤子不嫌多，顽子不嫌少。

拼为无后人，无挂无烦恼。

这四句虽是不情之论，却也有激而言。只为世上人，有子不知教，惟知爱。在于父之爱，犹可言也；若说起母之爱，其害甚大。女流无识，一味风吹肉痛，娇养回护，酿成顽劣，任他做下极可笑事。因爱其子，遂瞒其夫，夫被妻瞒，迷而不悟。或宗族乡党进言相规，只认是忌其有子，故为离间，再不去觉察其所为，把教子一件事，却置之度外。不当做切肤之忧，以致母瞒夫而子亦藐其父，且不怕父知。而辄取加声色于父者，皆溺爱之故也。可笑，亦可叹矣。所以说母爱之害，世上十居八九，只看《寻亲记》中，周娘子送学一出，其口何等贤明，却被周瑞隆一哭一跌，禁不住下泪道：“口打死我孩儿，有谁来救取？”又说到世情看冷暖，人口逐高低，心儿里却有无数疼惜，无数责人之意在。虽不比得那溺爱者，然其爱恨，在为母心上，通是牢不可扳的。

曾闻宋朝河东地面，有个德化村，村中有一人，人叫做赛富翁。本是小家子，粗妄不学，以盘放松债为业，不过小康而已。他自恃有几个钱，开口便夸豪富，所以合村人起个绰号，叫他做“赛富翁”，又叫他“赛牛”。说起赛牛，年近六旬，结发先亡，因无子嗣，娶一个偏房，叫做乜姑。那乜姑原是使女出身，浓眉大脚，身材雄壮，娶过一载，便生下一个儿子。赛牛不胜之喜，极其珍爱，犹如掌上之珠。取名唤做宝儿。乜姑自生宝儿之后，剽悍非常，赛牛奉命惟谨，把乜姑做活嫦娥看待，把赛儿做小麒麟一般。每日里，见他母子笑了一笑，赛牛岂但道值了千金，分明拾了万金样的欢喜，何惜百依百顺，以搏

其目前之笑，谁虑到了日后被人之笑。

那知宝儿生性狡猾，自幼便顽皮无赖。年方七八岁，见了丫鬟仆妇们，便扯住裙腰，必要摸他的好东西。又喊道：“抱了我罢。”勾住了颈，一定要亲个嘴儿。若是父母正道，断不因其年小而不禁止之理，独有宝儿父母，非惟不为禁止，反是嘻嘻大笑，道：“有窍的小油苍，你晓得什么，讨这样干便宜？”宝儿遂回言道：“我常见爹爹搂着妈妈是这样，难道我是这样不得的？”若是父母正道，心里纵然极爱，断没有因其独子，略不加之喝叱，而反为稀罕之理。独有宝儿父母，听得这话，两人笑做一团，道：“小贼乖，今后我们做事，再不容你瞧见了，省得你也要学样。”日日和他打诨取乐。

偶然一日，赛牛在村中吃酒归家，带着三分酒意，怏怏种种，才要进门，恰好宝儿站在门首。一把拖住袖子道：“老儿，你在人家吃酒，可留袖些果儿回来，与我吃么？”赛牛回言道：“不曾袖得。”宝儿就骂道：“老贼牛，如何不袖与我吃？单肥着自家的嘴，吃得这般烂醉。”一头骂，一头把赛牛尽力一推。酒醉之人，没有脚力，翻筋斗，扑的跌倒在地，连宝儿也跌在肚子上。若但是寡骂，赛牛无日不笑而受之，那有发极的事？只因平空一跌，跌痛了腰背，又是酒醉的人，不免容易性发。见宝儿尚扒在肚子上乱嚷道：“看我骑牛，看我骑牛。”恼得赛牛一时禁手不住，揪过头发去，把他打下四五个栗暴。小孩子家出娘肚皮，只有他打人骂人，那个去打他骂他？从不曾尝这种滋味，猝然着痛，杀猪般哭将进去，道：“老贼牛吃醉了，把我头儿都打碎在这里了。”也姑猛听得哭声，拽开大脚，赶将出去，只见宝儿捧着头皮，哭个不止，道：“老牛要打杀我也。”也姑不问详细，直赶到大门首，赛牛还在地上搓腰，却被也姑把脚尖乱踢。踢得赛牛如龙翻大海，蛟扰西江，满地打滚。口里哼哼告求道：“娘，有话好好说，不消这般发恼。”邻里都上前来解劝。也姑那里肯听，直伸手去，揪住赛牛胸脯，思想要拖到里边去，与他厮闹。不提防赛牛着了急，尽力一挣，他只想挣脱逃走。谁料也姑站脚不住，扑的一交，也扭倒在地。此时也姑放出泼丫鬟本来面目，那管千人百眼，不修半点边幅，揪住赛牛，在街市中心做个滚龙斗法。只见：

撞将去，卷发蓬松，分明罗刹女狰狞出世。滚转来，黑胸全露，何异母大虫横拽惊人。咆哮气喘不曾收，撩乱脚勾那肯放。一个像小学生害怕上学，巴不能脱手向前奔。一个像醉乞儿强要求钱，挨得个泼皮图吓诈。直弄得赛蛮牛声声不敢，也劣姑件件摊开。

赛牛被也姑乱打乱滚，又惊又怕，臭汗淋身，全无酒意。惟有陪笑哀告道：“是我不是了，娘，你不要气坏了身子，今后我再不敢了。且放我起来，任凭宝儿也打我几下，何如？”也姑方才放手，扒将起来，又扯他耳朵根，直托

到里面去。见者都笑道：“夜叉拽了牛头，两个都是见鬼。”果然把赛牛拖到宝儿跟前，唤宝儿擎着衣槌，一五一十打他背心。赛牛含泪受痛，不敢则声，惟恐又恼了乜姑性子，雪上加霜。宝儿又向乜姑道：“他把手来打我的，不干背心事。”必定要打赛牛的手骨。赛牛只得伸出铁搭船的富翁手，让他又打了几下，看见皮肉立时青肿，乜姑方才唱住。又上前问赛牛道：“你今后再敢冲撞我孩儿么？”赛牛道：“我今后若再冲撞了宝官人，不要说打，好教罚我吃娘的尿。”自此，赛牛变做羊一般的柔软，乜姑变成虎一般的凶恶，宝儿变做天王般的尊大。恃其母之溺爱，年纪日长，无赖日甚。

才到一十五岁，窥见西邻处女略有姿色，白日里便去偷他，被地方围住拿奸，扭其到官。急得其父不惜挥金，陪情设席，费过银一二百两，才买得“太平”二字。乜姑见地方无话，便出去骂乡村，寻对头，又要告张家，又要告李家，只说众人造下美人局，欺他儿子年幼，借景陷害。邻里都晓得他极其撒泼，让他骂了几日，没兴而止。

不隔半月，宝儿又被里中恶少习伯善、滑犹孙、常德贤等，勾引他同到童枢密府中去，看演女戏。当时童枢密声势，上拟王侯，广蓄歌伎，凡遇花晨月夕，他口在万花楼上，唤歌伎们吹弹唱戏，或是打秋千，蹴气毬，百般作乐。开着院门，任人观玩。一到夜间，张挂花灯，点放烟火，引动得男女们挨挨济济，直至楼下，好不热闹。昔有绝盛为证：

相府张华宴，重门喜洞开。管弦彻两夜，歌舞醉高台。火树凝明画，花光耀落梅。金猊香馥郁，铜漏响徘徊。蹴鞠抛残月，秋千汗粉腮。喧传鸡早唱，乐事怪相摧。士女连云散，声呼沸似雷。

再说宝儿那晚同这一班恶少，径抄到花楼背后小阁子内，看那些女伎们妆扮脚色。女伎们见宝儿乌发垂额，眉清目秀，鲜衣丽服，打扮得其实俊俏，却动了三分欲火，在人丛中与他捻手捻脚。着那宝撞儿恰是贪色的小魔头，便去伺候在楼梯之下，乘他们落场下楼时节，捉个空儿，摸他们的玉乳，或是挖他们的屁股。弄得女伎们都心善难熬，只管向他丢眼色，做骚态。也乘上楼时节，捉个空儿，有个拔钗儿丢与他，有个解汗巾丢与他，也有个捱近他身边，脱下手镯儿送了。弄得宝儿五色无主，俏魂灵早被他们勾住，呆呆捱在阁子内，再不转身。早是日落西山，鸟投林宿，外边喧传张花灯，放烟火，愈加热闹。那班恶少都走出楼前观看，惟有宝儿，只是站住阁子内，被一个女伎招他到黑暗侧厢房里，解下绣裙儿铺地，紧紧搂住，叠做鸳鸯。又被一个女伎知觉，也悄悄蹑至厢房之内，争戏鸳鸯。上面一个凑着嘴儿接舌，下面一个贴着肉儿抽弄，三个人搅做一块，不免有些声响。恰有逃照的虞侯，逃照到侧厢那边，听得厢房中唧唧浓浓，像个老鼠偷粥吃一般，用手推门，门却闩上。乃大声

呼唤道：“谁个人在里头，快些开门！”吓得里面一男二女魂不附体，摔倒在地，那敢出声答应。虞侯见事有跷蹊，把门儿尽力一推，闩断门开，急取灯火照时。只见：

乳燕娇莺舌共吐，松衣宽带透兰香。

分明闯入天台路，粉面佳人伴粉郎。

虞侯便喝道：“好大胆小奴才，□府中是什么所在，真个侯门深似海，那许外人敲？你敢潜入内阁，奸淫伎女，□条□□，快站起来，都随俺去见老爷，少不得都要个死。”此时二女一男活像善财参观音，向着虞侯叩头哀告，道：“望□德爷爷饶了三条狗命罢。”那虞侯又喝骂道：“贼奴才，岂不闻律上说，黄昏入人家，立时打死勿论。你们若要俺饶时，除非红日西边出。”宝儿听了这一句，年纪又小，不耐惊吓，立时急得反□两拳捏紧，面如土色，直僵僵唬死在地上。虞侯虽是□汉，心性却甚慈仁，见此光景，好生不忍，急忙先去扯起两个女伎，向厢房外一推，道：“你们还不快走。”那两个女伎似脱网之鱼，离笼之鸟，恨不得再生两脚，抱头鼠窜而去。悄悄挨至楼上，躲在屏风后面，一则害羞，二则恐虞侯来禀话，以便打听消息。

谁知虞侯却有宽放之意，先打发女伎转身，便吹灭灯火，悄悄负着宝儿，打从内街中行走。直负到自己班房中放下，忙把热汤灌口，大叫苏醒苏醒。淹捱到二更时分，才省人事。宝儿定睛一看，见虞侯叉手站在身畔，慌忙扒起来，又拜求：“好爷爷，饶了狗命罢。”虞侯用好言安慰他道：“孩子，你且不要害怕，好好站起来，实对俺说，你是什么人，姓甚名谁，可有人约你到里面去的？”宝儿不敢隐瞒，乃吐出真情，道：“小的叫做赛宝儿，是德化村赛富翁之子，因同伴相约，日里到中看戏。不想拥挤直至楼下，为着贪看女伎，挨入戏房。却被女伎扯到侧厢，不容转身。此情是实，望爷爷慈悲，饶恕则个。”虞侯笑一笑道：“你偏说得这般干净，据你说将起来，反是俺府中女伎们不是了？”宝儿又叩头道：“千不是万不是，总是小的不是，总要求爷爷放条生路。若忘了大恩，天诛地灭。”虞侯见其求告哀切，心里暗想道：“这孩子唬死之时，我早有释放念头，所以负他到房中救活，但不知其是何等人家子弟。若系用得钱起的，便把奸盗两字，大题目装头，到他家里去讲贯。若其要饶性命，自然愿送财物。”语云：

得放手时须放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
况且宝儿供称其父系富翁，虞侯心里怎不动火？愈用好言安慰他道：“你既系好人家子弟，俺自然饶你性命。今夜且安歇在此，明早俺送你回去便了。倘俺加班中有人进房来，问你是什么人，你只认俺做娘舅。不可走漏事情，一到声扬出去，性命便不可保。宝儿应声“晓得”，虞侯唤他到床上去睡，双眼

睁睁，巴得到天明，便起身告求回去。虞侯道：“且慢，你可安心住在房中，待俺先到你家去，问明来历，唤你父亲来交付与他。设或有人发觉，老爷知道，俺也有个着落。”说罢，便把门儿关上，用锁锁着，一迳投往德化村，问到赛家门首。

宝儿父母见儿子一夜不回家，向同伴中去访问，俱推不知道。急得也姑正在那里骂丈夫不去找寻，怨乡邻诱他出外，叫天叫地，号陶大哭。虞侯乃步进门，问道：“老人家可是不见了儿子，你家里这等大哭么？”赛富翁含泪答应道：“正是，客官，你若晓得我孩儿在那里，快快说明，自当厚谢。”虞侯道：“他在童枢密老爷府中，以看戏为名，做下不端的事。被府中人获住在那里，少刻便要送官处死。俺特来报个信儿。”赛牛、也姑一齐大哭下拜，道：“客官，行个方便，可有什么门路，救取我孩儿一命？”虞侯道：“俺也要想救他，所以急来报信。除非拼用些银子，买嘱府中管家，才有可生之路。”赛牛道：“这也说不得了，但未知用多少银子，才可保全无忌？”虞侯道：“府中使费甚大，最少三千金，将就可以停当。”赛牛道：“尽绝在下家私，也不上三千之数。家里止有一千两现银，其余衣饰帐目，勉强搜括，最多不过二千。若再要多时，我也只拼一死了。”虞侯道：“俺也要行好事的，且就此二千之数。待俺去效些微劳，讨些情面，将就弄得完局，便是你老人家的造化。但事不宜迟，作速才妙。”赛牛道：“客官可屈坐在寒舍，待小子去各处搜括。若凑得就时，即在今晚料理如何？”虞侯道：“既如此说时，俺也不消打搅宅上，就此告别。准期今晚，在童府门首相候便了。”赛牛又叩头作谢，虞侯也随别而行。赛牛走到里边，向也姑道：“我一向盘放，止积得一千两现银。如今尚少一千，结算欠帐，猝急怎讨到上手？我晓得娘有些口下私房，可凑出来，赎取孩儿。总在他面上结果，不是为别人使费。”也姑便大闹起来，道：“老牛，你可晓得我有许多银子藏着，止有一个儿子，巴不得置之死地，不肯快凑银子去救回，反来图赖我老娘。我也晓得你烂心肝的，当初小时节，你便要诈醉打死，如今才称你的心意了。拼得不救他回来，我且先与你拼个你死我活。”赛牛见也姑又发起性子，连忙摇手道：“娘，你何须发恼，待我立刻去将各项搜括，凑足其数，管教救回孩儿便了。”更不多话，急急往外去凑银。可当的就当，可卖的就卖，肯借的就去告借，竭尽心力，方能凑足二千之数。

赛牛平日但知自己逼人银子，约了今日迟不得到明日，不管人家卖男鬻女，一定要逼取方休。看得设入银子银子甚易。那晓得一旦临在自己身上，千方百计，又去仰面求人，原来这等烦杂。此所谓暴发财主，头轻脚重，只管夸口，有钱却不知所积有限，消得龙王几阵风也。是晚，赛牛把银子封好，装在挂

桌之内，自己背着一口气，跑到童府门首。虞侯早在那边相候，即拉到班房中坐下，开了挂箱，点明银数。赛牛道：“全仗大力，得即救出孩儿，此恩没齿不忘。”虞侯道：“在下恐府中人要拷吊令郎，昨夜便保救在班房之内。如今一面待在下将银子到府中使用，一面待在下取出令郎，交付与你老人家，先领回去，以安令正之心。至于府中之事，有在下担承，不必挂虑。”说罢，便取出钥匙开门，唤出宝儿，交与赛牛。那时赛牛如获海冰奇珍，双手抱住，恐府中又有人来勒肯，向虞侯作谢一声，急急扶之而走。打从径路，飞赶到家。

乜姑先已在门首探望，见赛牛着儿子归来，远远便叫道：“我的肉，回来了么？”一把搀他进门，抚其背，摩其面，又问道：“可曾吓坏么？”宝儿恐老牛埋怨，便放刀起来，向着乜姑大哭道：“我那晓得府中唱戏，都是习伯善等哄我同往。到晚又撇我先归。我又不认得府中路径，以致误入内阁，被逃照虞侯，擒闭班房，声言要立时处死。唬得我魂丧魂飞，险些不得见娘之面。”乜姑偏信其言，便要赶到习家去厮闹。赛牛解劝道：“休尽怪了别人，若自家立定主意，不肯去时，难道他们把链子拖你去不成？”乜姑大骂道：“老贼牛，据你说起来，我的孩儿该被他们哄去害死的么？”骂之不已。把赛牛连搯几个头拳，正撞在心口之内，赛牛一时就发晕倒地，口吐血沫。乜姑只是嚷骂道：“你这样黑心老牛，妆模诈死，可是要图赖我杀夫么？”谁知赛牛吐沫个不住，眼目紧闭，手足如冰。家人扶到床上，毫不转动。乜姑母子方信其非诈，方把茶汤去灌醒，赛牛惟有吁吁叹气，自此遂成气蛊之疾。

且道为何就犯此症？只因生下宝儿，自小不去教训，一味溺爱，乜姑又极其酿恶，那赛牛不知受了多少闷气。即据索果一件事，遭其荼毒，不可言说。后来为了偷邻女，费过许多银两，陪了许多不是，惟有忍气吞声，自家叫苦，并不敢把儿子发挥半句。及至被童府中获住，不见回家，又受乜姑许多懊恼，幸得虞侯报信，立时逼其凑银取赎，心里又惊又急，急而向乜姑求凑，又受其一番闹炒，心里却又急又气，没处说苦。竭尽其力，不惜倾囊破家，才得赎回。指望财去人安乐，还可将就度日。不想乜姑又要寻端起衅，怪其劝阻，放泼打骂，伤心呕血。老年之人何堪种种受累，种种失意？他却种种加来，又只好种种顺受。所谓逆子顽妻，无药可治。人生遇此，胜于罗刹催命鬼矣。虽欲不病而不可得，虽欲不死而亦不可得也。

再说赛牛从那里卧床之后，一息奄奄，其腹如鼓，粒米勺水不能入口。为妻者，也不想去祈神问卜，为子者，也不想去延医调治，撇他在内厢内，单着一小丫鬟相伴。宝儿又被习伯善等哄去学串戏。宝儿素性欢喜偷情，立主意要串演《西厢》，自己要扮张生，卖弄彼俏。习伯善等奉其有钱，谁敢不从？但向他道：“宝老官，你若要串《西厢》，必定自己另制行头，衣巾极其华美

，才觉有趣。就是莺莺、红娘的裙袄，也毕竟你去另制几套时样的，簇新打扮，不比戏子样式，才是出群胜会。”宝儿道：“说得有理。待我回家去与母亲讨些银子，明日就和你们去买绸缎做行头。必须在半月之内串成此戏，才不甚热。若再迟几日，天气渐热，穿此衣服便不适意了。”习伯善道：“只要银子凑手，在半月之内，稳稳串成。宝老官，你是第一个正脚色，须拼舍得多费几个钱，自然称你心意的。”宝儿遂惑其言，回家便与乜姑索取银两。乜姑略不敢违拗，随即取出百金，任其撒漫。不上三日，又回家来索银，说要请教师拜老郎许多费用。乜姑又付出白金百两。当其赛牛求凑之时，非但分毫不肯，反发出许多恶话。如今儿子浪费，却慨然应付，待丈夫则薄，待儿子则厚。虽曰爱之，岂知实害之耶？

那赛牛卧在床褥，方恨其子不来看视，又闻其日日串戏，火上添油，更加恼怒，遂气塞咽喉而死。小丫鬟相伴，日日见其闷睡，再不开口，从何晓其是死是活？况乜姑单为着儿子串戏，日日在家，备酒治饭，也没个闲心情，到其房中看觑。正交五月，即口天气甚势，赛牛已死了两日。尸骸发臭，外边方知其死。乜姑止取出二两银子，买一具棺木，即欲于是晚草率入殓。宝儿到此时全无父子之情，哭他几声，出几点眼泪，心慌似箭，惟有要紧扮演张生。可奈事不凑巧，正订于是日晚间，在习伯善家里登场花串，谁料：

鲜衣俊俏风流客，翻作披麻带孝人。

宝儿因父尚未殓，虽极无人心，不好扯下白布裹头，便去串戏。只得勉强守在家里，坐在棺木边，咿咿呜呜，人只道他在那里哭这生身之父，那知其却在那里唱随喜到上方佛殿。亲戚闻之，无不哄然大笑。当时有人就将《西厢》曲改换几字，嘲戏他道：

哭哀哀见了万千，似这样欢喜庞儿，罕曾见。口教人眼流珠泪口难言，他华服并香肩，不管那新丧笑传。

乜姑又怪人改曲嘲戏，口里夹七夹八，千捣万入的乱骂道：“我养的儿子，谁要你们闲屁嘴来多管？”亲戚不忍见闻，因各散去。可笑习伯善同了一班串戏朋友，直赶到灵柩边，也不作揖，也不吊慰，但向着宝儿道：“死的是死，活的是活，难道你费了许多银子，造了行头，约了今日。为着父亲死了，今夜就不串戏不成？若不串时，传到外边去，不说你是守孝，竟说你是恐怕当场出丑，借此躲避，岂不被人笑杀？还不快扯下白布，脱下麻衣，随我们去吃了上场饭，整备顶扮脚色。”宝儿心虽跃跃，觉得不好意思，还在那里做假惺惺。乜姑在照壁后听见，便道：“费了银子，自不必说起，但果然是死的死，活的活，岂可因老牛臭烂，遂败众人之兴？习大官，可劝我儿子同去顽顽，省得独住在家里，孤孤凄凄，苦坏他的身子。”习伯善得了其母口气，同着这班串

戏朋友，一齐上前去，扯下头上白布，脱下身上麻衣，便到他里面去，取出其新制衣妆，替宝儿立时脱换起来。且道怎生打扮：

银红袍子晋人巾，藕色里衣相衬白绉衫儿，簇簇新都是香熏。弹子鞋，绣花端正；松绫袜，时样鲜明。笑带惊大红绸裤换麻绳。

把一个簇新孝子，打扮得十分齐整，在风月场中果觉有趣。然论人伦大节，真堪喷饭矣。奈宝儿自幼失教，毫不以为非，口然登场，直做到附荐一出。张生向法本道：“哀哀父母，生我的劳。”做泪下的光景。看戏的人喊道：“真眼泪没有得出，假眼泪何处得来？不哭自己老子，偏会哭别人的爹娘，还该请这老和尚到家里去做了入殓道场，再来追荐崔相国。”又有人插口道：“不消请得法本长老，他家里和尚尽多。”嘻嘻哈哈，说的说，笑的笑，打伙取乐，直弄得宝儿不敢登场，躲在戏房中，好生没兴。一宵胜会，半途而止。看串戏者因相叹曰：“人家养儿子，都是眼花，小时活宝般，养大只为要他送终守孝，出几点血泪，哭几声亲爹，以见为不绝后嗣之人。若尽像宝儿这样狂逆，做尽笑话，填别人的舌根，便死者何以瞑目？信乎，养顽子不如无子之干净快活也。”适有友人忧无子者，终日愁泣，双目俱昏。因以第五笑示之，彼矍然起悟，变忧为喜，抚掌大笑，曰：“诚如君言，吾今虽死，可以含笑于地下。”

亦卧庐生评曰：

此一回，为子者不可不读。为父者更不可不读。若其母不识字，须逐段读与他听，煞强如唤盲妇弹唱孝顺歌也。又云，富翁也该读读，之能会其意，则必教子成器，驛且角矣。

第六笑赌钱奴翻局替烧汤

凡事总由天，妄想徒然。贪求入赌费腰缠。止剩一身心不死，又抵头钱。

开赌更新鲜，房内人眠。花场取利骗留连。乌龟佳名奴代领，笑凑私缘。

——右调《浪淘沙》

佛家忏三业，贪居其首，世人只为着一贪字，坏了多少名节廉耻。凭他说得破，当局却忍不过。所以贪名的，平日志气昂，有时为贪所使，便不惜婢膝奴颜。更有贪色的，平日极方正道学，一时为贪所惑，便不惜败名丧检，常罹杀身殒命之口。至于“利”之一字，无论君子小人，都是恬淡者少，着贪者多。有等见之遂忘义，又有等见之起盗心。还有一等贪求无厌的，得了十个，便想百个。得了一千，便想一万。鄙吝刻薄，以口其贪。究竟堆金积玉，死后一文将不去，堪笑贪亦何益？这还是务本之贪，不过成一鄙夫之品，更有不务本的贪夫，痴想靠赌为业，担了自己的现物，要博他人的赔帐，双陆骰子，纸牌八口，伴伴钻弄，指望要把一倍来赢他百倍。那晓得越着了贪，越输得快。这

却是谓何？只因赢的时节，只管贪赢，不肯歇手，直弄到输了才住；输的时节，不肯歇手，要贪翻本，直弄到破家荡产才住。若到破家荡产，就肯住手，这又算知机之人，及早收拾回头，犹不失为干净穷汉，却恨一等迷而不悟的，囊无半文，东顶西借，甘心写谨具口子，奉送在赌场中去。到赌极的地位，衣服也肯脱下来，儿女也肯卖出去。加一的营债，也肯结借他几票，手头越急，心里越贪；心里越贪，赌兴越浓。巴不得一超掘井，谁知赢得起，输不起，兴虽浓而胆终怯。借来的雨，不勾龙王几阵风，便吹散也。若到此才住手，已是狼狽不可言了。苟贪心不死，犹然耽恋，就像当初有人把妻房抵作赌本的故事，通做出来，这还不稀罕。

如今且说个连身子也赌下与人的笑话，非但输了身子，却赢了一个奴才美名。非但赢了奴才美名，又加利翻本，再赢了一个乌龟雅号。此单说得做赌客的没有便宜，论起开赌的囊家，圈人入局，引诱破家，引诱结债，还要勾通淘客，得利平分。只道是天下第一项的生业了，岂知贪心不足，欲要哄人，而反自哄；非但赢不得头钱，又平白地输了妻子；非但做不成窝赌的主儿，反变做一个单身的哑吧汉。颠颠倒倒，无非都断送在贪之一字上。待在下细说根由，以为好赌开赌者之戒。

话说古越双林镇上，出一个有名的浪子，叫做堵伯来，积租收贩丝货，惯走金陵。挣上千金事业，颇称小康。因堵伯来生性喜斗纸牌，马吊角，五副头，新兴京斗，无一不会。在家时节，尚碍着父母拘管，娘子闹炒，只好偷忙捉空，到赌场中去，输一两五钱之说，聊表寸敬。不意其父年高，出外不便，把丝货帐目尽交付儿子，唤其前往金陵，经营生业。堵伯来犹如奉了一道恩诏，满怀得意，星夜雇船搬取货物行李，便启行。分明像离笼之鸟，脱网之鱼，好不身松快活。有人赠他《西江月》词道：

彩凤今朝飞去，鳌鱼摆尾摇头。分明骑鹤上扬州，乐事从来未有。快把红毡铺下，连忙分派牙筹。倘然赌脚缺难求，可唤舟人相凑。

这首词，无非取乐其好赌之意。堵伯来却兴不可遏。一到苏州，泊了船，便往挑花坞去，买了几副蜡牌，放在舟中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一路寂寞，行过无锡，恰遇邻舟一位客人，也喜这椿道业。遂邀到舟中，先将斗虎发利市，整整斗了三日三夜。直到龙江关方才结帐，早输了阑干之数。腰头现银有限，便把丝来凑足。口章第一义，便不顺溜。若因此小挫折，就肯悔心，这十二两之失，不为堵伯来称惜，方为堵伯来称幸矣。谁知他酷好此事，犹如古人说下棋一般，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，再没有懊悔念头。所以自到金陵之后，把丝货发与牙行，自己便钻入赌场，日里赌到夜，夜里赌到天明，无刻放空，两眼如梦。因有几个闲汉，认得他是好主顾，便勾搭他到旧院内。一个久惯开赌人家

，绰号叫做臭苍蝇温阿四。谓何叫做臭苍蝇，你看苍蝇闻了腥香之气，抱定呵呕，才挥得去。又飞将来，恋恋不舍，从无饱足的日子。分明像开赌人家，见了有钱财的，便百计圈留，呕其骨髓，不呕他一个骨枯髓干，也不放他转身。比喻苍蝇，极为确论。那温阿四的嫂子，又善与人家交秽，行不端，故于苍蝇之上，增一臭字。都是那些赌客们恶薄取笑，传做美谑。

堵伯来一到其家，温阿四竭力趋奉，佳肴美酒，日日盛款。夜间留宿，铺设极齐整的床帐，薰得香气扑鼻。倦则按摩的捏头捶背，睡则小厮们捧水装烟。堵伯来思想在寓清淡之极，别处赌场甚是苟简，那里有这般丰足受用，又不要费半文钱钞，却吃得饱睡得稳，好不快活。殊不知不费半文，他暗中取利，十倍百倍在那里，怎得有白食到你吃去？所以说赌场中茶汤酒食，赛过巴豆砒霜，轻则大泻，重则损命。贪人开眼服毒，无异于猩猩之饮酒穿屐，跌倒才知中计也。堵伯来竟被快活二字缚定，乐而忘返。今日输了几两，但写票到丝行中支银；明日输了几十两，再写票到丝行中支银。一日行中主人家，好意到温家来苦劝道：“堵客官，你如何连日恋在这里，这个所在，通是无籍之人相聚，其名为活埋人处，断送了多少良家子弟。你在客边，分文半厘，也难得竞的，如何把大块来挥霍？在下与你父祖相交，无非以诚实见托，向来生意，并无半点差池。若前日发了许多货，日后消折了银子回去，再不信客官在此地花费，只道小行挂欠客帐，有负下顾的美情了。”堵伯来未及答言，温阿四顿然变脸，发怒道：“主人家，你的说话好没道理。堵客官口尔在此顽耍，怎得就花费了大钱？要你罗罗索索，说什么活埋人起来？入你老婆的臭屁活埋人，入你娘的花根活埋人。”一头骂，一头便牵拳拉臂，要打将上去。那班闲汉又怪他说了无籍相聚，都哄然助兴。主人家见势头不好，一溜烟走回家去。正是：

闭门不管窗前月，分付梅花自主张。

堵伯来反觉过意不去，便走到行中，向着主人请罪。主人也没好气与他开口，但细细写一纸行帐，内开丝货若干，某日某日，支过银若干，尚该我付银若干，取出天平法马，如数兑明，交付与堵伯来。伯来不胜欢喜，主人家但向他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赌本尽勾，剩些盘缠回去才好。”堵伯来恨其取乐，竟悻悻而别。担了许多银子，依然原想走到温家去斗牌，半路上先有几个闲汉，站在街旁等候，那得容其回寓安歇。主人家打听其原到温家，气不甘服，连夜修书一封，附与湖州客人寄送其父。书云：

别来三载，近得令郎下顾，因知起居康胜，甚慰远怀。不佞向以诚朴见于门下，货帐往来，分毫不爽，所以吴越睽隔，肝胆可照。岂期令郎发货之后，即为窝赌者设诱，昼夜角戏，挥金如土，行中银两，支用殆尽。曾效药石，几饱老拳，将来归计，不知作何狼狈也。谨录行帐呈览，以明鄙心。如有半

点虚开，神其殛之。窝赌者著名臭苍蝇温阿四，门下前客金陵，想亦熟闻其无赖，幸即以严命召归，毋使季子裘敝金尽，余不及。

客人捎寄到家，其父拆书观看，气得捶胸跌脚，闷倒在地。举家惊惶无措，多方解劝，才得苏醒。调理数日，方能行动。把所存家产，分授两个幼子，将堵伯来花费银两，竟作一股分授与他。请过他母舅作眼，表拨既定，乃写数字，寄往金陵，以绝之云：“汝行同梟獍，不必归家，以速我死。”堵伯来见了父字，情知主人家走漏消息，约算货银，已耗散十分之七，只索拼命再赌，图个复本，然后归乡，方好推着主人家造谤，以塞父母之口。此番贪了复本下场，斗牌不论有来没来，四个椿儿通蛤了做，别人买一百，他便买一千，不勾半月，赌得囊资罄尽。温阿四向他道：“赌钱靠腰头旺，才有得翻本日子。你如今手中急促，只管胡乱做椿，透输下去，如何是好？”堵伯来用巧言哄骗道：“老温，你做囊家，恐我透输下去，有累及你。怪不得你说这几句话，但我与你何等相知，岂肯负累好友？若没有抵当，我也不下场赌了。因前日家中寄信来说，目下又发四五百金丝货，附与家表兄带到此也。大约旬日之内，货到便有银子。弟所失帐，只要记明，自当一一算还。兄再不消过虑，小弟原是个好汉子，钱财上边，极是明白。觑那一千五百的往来，全不放在心下。在兄家相叙多时，难得还不识得小弟性情么？”温阿四心里暗想道：“看他一向赌钱，委实撒漫，像个大老官儿。前日也闻其家中有信，或者果有货来，尽不可知。我今日若虑其透输，不容他赌，他定然到别处安身。日后货到，他必然也往别家挥霍，可不恶识断了一个好主顾。我如今且放此筹马与他，赢则收作本钱，输则记在帐上，行李衣饰之类，通在我家，也不怕他落空。”那班闲汉又窜掇道：“堵客官，委实是上号主顾，人人贪其撒漫，所以闻风而至，昼夜不停，只为有这甜头，引得场局愈兴。你的囊家生意愈好，经纪行中货物一往一来，也是常事。须要扳其下次，不可和他尽算。就是我们日日在这里帮衬，无非靠这一尊舍财罗汉，休得佛面上剥金，冷落了自家香火。”

温阿四因此再不提起透输二字。日日放筹马与他撒漫，旬日之间，却又输去百金。巴其货到，竟属子虚，估计他行李衣饰，止剩三十余金，其外一无所有。到此地位，温阿四只得要撵他出门。堵伯来便发极起来，道：“老温，你做囊家，忒觉无情。小弟在你家里两月有余，输掉六百余金，通是光灼灼的现银，厘厘足纹细丝，除去赌客们所得，算来你有一半利息。就是我今日约计透输了七十两，将前面银水折色，也可抵当得大半。我有绵绸数疋，寄在你家，你径自裁剪来做了衣服，一家穿着。我因交情面上，不好启齿。绸疋须不是偷来的东西，难道不要算帐的么？若将此项来算抵，所少却是有限，总成你拈了三百金头钱，就替我代应些去，也不为罪过。我只为你圈留在家，哄得精光

，父母忿恨，不许归家。妻儿见绝，杳无音信。单剩一身，流落在外。不指望你安慰收留，反把我来逼赶出门，是何道理？我想将起来，今日便忍气而去，无非饿死，和你到官司去，告呈哄骗，也拼得一死。总是一死，怕不得照例流徙，大家弄在浑水里罢。”所谓人极计生，狗极跳墙。好好一个有家有室的人，弄得不上不下，无可奈何，思想要告官翻局，遂成无赖。虽说开赌的人白手赚钱，如同落草劫掠，应该叫屈处治，然做经纪的，不思务本，把有用钱财，换这无头烦恼，岂非贪之为害哉！

温阿四见其光景负毒，语言没好气，惟恐弄出事来，连忙央人解劝，又去备酒肴与他陪话。若是有烈性的男子汉，被人逼赶出门，发了几句话，便该拂衣而去，另寻生路。那稀罕要他陪礼，何面目吃他酒食？偏恨那孟浪子弟，再无烈性，所以再没有回头日子。只消几句甜言美语，一席淡酒粗菜，便把冲天之气，化作冰炭。依然忘怀留恋，绝意家乡。直造到做奴才、做乌龟，依然没有悔心。可见好赌人的心肝五脏，生成一种卑污下贱，比不得生姜汤有辣气也。因此温阿四再不敢逼其出门，堵伯来每日替他拈头趁嘴，偶然拈几个飞来头，积了一千五百，便去趁做椿儿，毕竟要输得半文不剩，夜里才睡。得着一日两天，温阿四家里赌客稀少，排下斗牌场局，连温阿四止有三人，带缺一脚，堵伯来不觉技痒之极，只管告求温阿四，应付筹码。若输了去，许其日常拈飞来头补偿。温阿四道：“你无日不拈几个飞来头，如今却剩在那里？这样不稳的道路，免开尊口。”堵伯来左思右想，忽然想起一段极可笑事情。老着面皮，乃向温阿四道：“我在你家相扰，甚觉心上不安。我见你家担柴汲水，通要出钱雇人，买办清客，也要留人酒饭，一年积算，原费许多钱钞。我总闲在这里，情愿写身契一纸，抵你二十贯筹马，以适今日之兴。若侥幸赢了，加利奉纳；倘然输去，便甘服役。岂不两便？”温阿四摇首道：“这那里使得？我与你一向做朋友，呼兄称弟，极其相狎，若输了身契，便有主仆之分，便要呼来喝去，夜眠早起，百样辛勤，两落晴乾，差时就走。我开赌人家，服役更加烦苦，况我性子偏急，来迟去慢，口里便要出粗。就是吃饭呷酒，都要看主人眉眼。你生长富家，怎受得起恁般辱没？劝你安心吃我的粗茶淡饭，混过日子，切莫作此痴想。”堵伯来道：“若抵身与你，自然听恁使唤，那敢违约？这是我心愿诚眼的，你何须阻挠？你若必不肯许我抵身，今日必要求借十贯筹马，燥燥脾胃。我做猪做狗，自当补偿你的。”温阿四见其执迷不悟，抚掌大笑。

适值娘子在里面唤声取茶，温阿四带笑便走。娘子问他道：“你恁地这般好笑？”温阿四道：“我笑那痴不杀的堵伯来，要将身子抵钱做赌本。输去便情愿在我家服役。”娘子道：“你可许他么？”温阿四道：“因我不肯许他

，他苦苦在那里告求，故此发笑。”娘子道：“我家里总不少得人奔走，他住在我家多时，担茶取水，扫地抹台，极是周到，须不是懒惰的人，就许他抵几贯钱钞，暂用几时，省得去雇请外人。他若赢得钱钞时，不妨许其赎身便了。”温阿四：“在我极是便宜，但朋友们传说出去，只道我连身子兜住了他，越显得我无情了。况收了他身契，便做僮仆看待。一向同赌的朋友，怎好与他相处？”娘子道：“他自己情愿吃这碗饭，朋友议论也没相干。至于相处里边，我们小户人家，那拘得什么大规矩，就通融了些，亦不妨得。”温阿四平日惟妇人之言是听，那娘子叫做熟纸粹分明烧残的纸瓣，火上一粹就着，甚言其着手之易。他暗地里先与堵伯来久有交关，巴不得留其在家，做个代缺丈夫。惟恐温阿四嫌其趁嘴，打发转身，为此极力撺掇，借抵身为由，以便作长住之计。温阿四不知就里，竟依着娘子，慨然把二十贯筹马，应与堵伯来为赌本。堵伯来毫不惜廉耻，提起笔来，就写身契。顷刻写就，落了花押，就央同赌两个朋友做了居间。温阿四收过身契，交与娘子藏好，自己下场斗牌。乃向堵伯来作耍道：“论起主仆不该同坐同赌，今日且通融一次，后不为例。”堵伯来笑道：“输去身债，才稳做尊使。若赢得时节，即便赎身，这一会，只算做暂时降调，休得就认做赌局里干办。”那两位朋友都笑起来，道：“主客司转了，太仆寺还该以礼优待，此后赐坐则坐，大家叫声老堵，革去尊号，何如？”大伙儿笑了半晌，派椿大角，不消到晚，堵伯来干净失去筹马，却赢了“奴才”二字。正是：

命运不该身发禄，依然空手看他人。

堵伯来从这一日起，竟在温家奔走服侍。因与娘子勾搭得情浓，更加替心替力。烧火打水，不必说起。可笑娘子用的净桶，温阿四舍不得娘子自倒，偷忙捉空，双手担到坑厕边去。独有堵伯来偏要夺去献勤，这就是稳稳烧汤的本相了。但恨既生亮，何复生瑜，天成一对冰炭也。当时朋友们见堵伯来在温家操作营苦，弄得偃蹇不堪，做一首《蝶恋花》词，一则怜他，一则嘲他。道：

破布衫衣腌白帽，才捧茶汤，又唤烧泥灶。满面灰尘斜壁靠，只因要守飞头到。人有多般难测料，送尽黄金，偏买奴才叫。岂是相如贪窈窕，甘心涤器由人笑。

词末二句，打着在温家娘子身上。温阿四因得他替力，只妆声做哑，且惧怕娘子，那敢提防？光阴迅速，住过半年，人人晓得堵伯来与他家娘子结下私情。一班闲汉，从此不叫他是老堵，新起一个雅号，通叫他是“双花郎”。起初还背着温阿四，暗里取笑，叫他几声；后来竟当了温阿四面前，你也叫，我也叫。堵伯来好生没趣，温阿四却又认真不得，惟有吞声忍受。

一日，合当有事。前面丝行主人之侄也最好赌，因与堵伯来相熟，便常到

温家去赌钱。主人家打听得真，悄然步到温家要去拿赌。恰好温阿四不在家中，其侄儿同着三个闲汉，正在那里斗牌。猝然见叔子走进门来，慌了手脚，竟躲入温家里面去，打从后门逃走。做叔子的要赶捉侄儿，一径也跑到里面去。谁知堵伯来为有赌客在家，一连几夜未睡，那日以乘温阿四他出，青天白日，搂着娘子大弄。弄得倦，两个双双抱定，鼾鼾睡着。主人家赶到里面，不见侄儿，但见他两个交酣睡。猛触起温阿四旧日的怨气来，不曾发泄，好借此机会，出他一场大丑。搜寻了一条绳索来，轻轻塞过他两个颈下，便用力扣紧，大声叫喊拿奸。堵伯来和那娘子睡中惊觉，魂不附体，裤儿通没有穿，早已双双牵出大门。观者如市，也有骂的，也有笑的，也有假意来劝，在妇人腿边乱摸的。就有几个逃缉公差，要扯他们去见官的。就有几个惯吃屎食，挨身在里边，说合打诨的。那主人家见聚集人众，将自己心迹剖明道：“小可是做经纪人，原不合管这样闲帐。只因这个后生，本贯湖州，在小行发卖丝货。温阿四哄他到家赌钱，小可与他父祖相知，特地到温家苦劝，那后生还未开口，温阿四便恶言毒骂，哨领多少无赖，揎拳便打。小可忍辱而归，此后与他绝不往来。闻其赌得精光，连身子通写来作抵。他好好有父母，有妻室，有家业，弄得他父母断绝，妻室撇下，家业飘零，不得还乡，逼为奴隶。谁知那乌龟把美人计圈住了他，所以迷魂失智，直算到这等狼狈。前日怪我说陷人坑，今日你的老婆青天白日，和着汉子乱捣，可还不叫人陷人坑么？偏恨那乌龟大言不惭，所以小可要在众位面前献其丑行，好教他做人不成。只是这后生小可与他家三世交厚，他便不揣我，我何忍去摆布他？众位也不消拿去见官，但赶逐这乌龟出境，不许住在地方上罢了。”众人中也有几个肯做好事的，齐声说道：“有理，免其到官，赶他搬去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快快解下绳索，放回家去罢。”看者叹息道：“从来说冤家路窄，如何恰被那主人撞见？要出胸中宿气，便下这只毒手，使他置身无地。”有诗说得好：

不是冤家不矣头，冤冤相报恨方休。

只看吴越相逢路，犹记夫差勾践游。

温阿四走回半路，就有人把他家里，报与知道。温阿四又羞又苦，不敢回家，躲在鹞峰寺中，直捱到黄昏人静，打从后门进去。只见娘子坐在厨下，咒骂啼哭。见丈夫归家，把把他揪住胸脯，撞下十来个头拳，要死要活，道：“你走了尸灵出去，平白地被野禽娘的赶上门来，把奴屈陷。他怪你留住小畜生在家赌钱，故意将奴丢丑。奴就要偷汉，难道没有夜里工夫，青天白日好做这椿事？他与堵伯来一向有怨气，今日乘他睡着，一条索子先扣了奴，便去缚他。双双拽到街坊上，要拿去见官。他又非地方，又非四邻，又非亲族，何等样人，便要拿我去见官？奴也巴不得见官，就有明白了。却被众人劝住，使

奴有冤不白。都是你天杀的开什么瘟赌场，累我老娘没来由受人羞辱。”温阿四呆坐半晌，并不发半言，但问一声道：“堵伯来今在那里？”娘子道：“短命的祸种头，奴怎晓得他死在那里？”温阿四连忙点个灯儿，照到前面，只见堵伯来满面涂血，如死人一般，挡在门首地上。温阿四反吃了一惊，心里暗想道：“这厮必定被那主人打坏，所以血流狼藉。”放下灯火，扶他到里面安息，反用好言解慰。谁知通是那妇人的奸计，恐怕丈夫回家，翻脸动气，故自己先妆个撒泼抵赖，吓得丈夫不敢开口，又分付堵伯来也妆个打坏模样，使丈夫只疑是主人行凶屈陷，不疑到枕上就擒一段风流罪过。有智妇人用一床锦被，通遮盖过了。所谓凭你奸似鬼，教吃老娘洗脚水。从来会偷汉的妇人，未有不欺瞒丈夫者。可笑丈夫枉生七尺，空有须眉，小则被其巧言饰骗，大则受其毒计伤身。只看下面，便知分晓。

再说温阿四口虽不言，心里却十分恼闷，是夜再睡不去，未到天明，便起身叫醒堵伯来，分付他道：“日间事情，你也不必辩，我也尽知道的。这一番出乖露丑，怎有面目还住在这里？向来土关上，我有四五间房屋，借人居住，我今日去唤其搬开，明早便打点出城，迁住到那边去。此处房屋，原是租赁的，还了本家就是。但家中什物，你可收拾停当，以便雇人扛抬。”分付毕，即便带黑出门，无非羞见邻里之意。那娘子见丈夫转身，便不肯独睡，依然扒到堵伯来床上去，磨脐过气，替他压惊。可见妇人的东西一刻没有人擦弄，恰像里头空痛一般，只顾乐己之乐，那管羞人之羞。经了一番捉奸，分明生过杨梅疮，算出汗过的了，一发来得胆大。堵伯来从此也挂起一个贴夫招牌，奴才二字，只算做养汉之媒。其抵身文契，娘子已暗里送还。只瞒得温阿四在皮鼓之中。

那晚温阿四归家，便唤堵伯来押着家伙，搬运到城外。明日早起，夫妇出了通济门，上了车子，行到土关，进房安歇。新迁之后，重开赌场，土关地面浅薄，没有大老官下场，拈头生意甚是冷淡。不觉秋尽冬来，家中寒气逼人。温阿四向着堵伯来愁眉蹙额，要商个度活之计。堵伯来道：“开赌生意还算我们熟径，但在此新开场局，必须有个甜头，才引得人上门，入了圈套。不怕不起发几位大财。”温阿四道：“我心上也是这个念头，但不好对娘子说得。就是娘子肯时，要我吃这碗衣饭，觉得没有脸皮。”堵伯来笑道：“新到此地，那个晓得是你娘子？不是你娘子，若有人问及，你竟推在我身上，你落得原做个干净汉子。”温阿四道：“你肯承受其名，极妙的了。但许有其名，不许有其实。或借此为由，或者要想占我妻房，这断成不得的。”堵伯来道：“我一片好意相商，你却多疑多虑。就不做此事也由你，三冬已到，大家忍饿为上策。”两人唧唧唧浓，娘子却伏在板壁后，一一听得明白。听见丈夫说出只许

有其名的一句，心上好生不快，故意变了脸，走将出来，嚷骂道：“死乌龟，你做男子汉的，没本事寻饭养家，要靠着老婆过活，羞也不羞？我宁可自家去讨饭度日，断不服气挈带你的。”温阿四惟恐隔墙有耳，只管带笑告求：“我与老堵在这里闲，并不曾说要你养家，休得发恼声张。若不信时，你去问老堵便明。”一头说，一头飞走出门，以避其闹炒。分明放一条活路，好教堵伯来从中打和局。果然一背了温阿四的眼，娘子便与堵伯来商议道：“你的算计，无非要弄浑了水，好捉鱼的意思。我岂不知之？但我不刁顿他一番，要把谋占二字，刻刻在胸中筹画，如今且奈何他几日，少不得肚里饥饿，自然又来和你计较。你那时便说，必要求告得娘子回心转意，才有可生之计。让他再再来求告我。我便向他道：‘只怕我愿做时，你又要疑虑我与别人相好，不与你亲密，在家中聒噪。那时和你分辩，可不迟了。若毕竟要逼我做这营生，须写一张你来求逼的照票与我，我拼丧了名节，后来才不受气。’”堵伯来道：“娘子定计，赛过张良，我当依计而行便了。”

过了四五日，家中七件事件件都缺。温阿四急得面黄饥瘦，果然又来和堵伯来商议。堵伯来依着娘子的言语，教他去告求尊阍。温阿四依言求告，娘子回言不肯，急得他两眼泪流，娘子才把前面的说话，逼他上钩。温阿四那时莫叫做饥不择食，人贫志短，不要说写一张照票，就要他写下一千张，通是情愿的了。提起笔来，就写一张，付与娘子收执。此就是逼人身契的现报。照票既写，堵伯来便去各处兜揽赌客，娘子在家搽粉点脂，打扮得异样妖娆，勾引得赌客们神魂飘荡，日日到他家赌钱鬼混。那妇人说要米，就有人送米，就要钱，就有人送钱，就要绸缎，就有人送绸缎。日间赌钱，加一拈头，是留宿，分外私送。不上一月，家里好不热闹。银钱酒米，百件丰足。也有人问温阿四道：“宅上这位娘子，什么相称？”温阿四：“这是老堵的令政，小弟与他是旧日相知，借弟房屋，也住在这里。”众人信以为实，然老堵居之不疑。一个乌龟，美名开着眼，替他担受。

那娘子偷闲捉忙，便与堵伯来大抽大弄，并不回避着温阿四。温阿四有时也去撩拨，反被他乱推乱抓，竟把亲丈夫贬入孤阳宫去。一日，温阿四多饮几杯酒，乘了几分酒意，在家里夹七夹八罗唆嚷骂，又要打这妇人，又要赶逐老堵。把身契一事，重新提起，声声叫他是奴才。老堵便与他厮挺，问其身契在那里。温阿四忙走妇人房中去，搜寻不见，乃与妇人取讨。那妇人劈面一啐骂道：“野贼囚，什么身契，敢是见鬼了。”温阿四欲要声张，不觉酒涌上来，头轻脚重，跌倒便睡。那娘子向堵伯来：“他写了执照票，尚然这等发狂。倘日后只管声声张张，被人识破，究竟要断我还他。你落得干替他做了多时的烧汤，可不被人笑死？我想将起来，不如寻一个了当的道路，你我方才稳做长

久夫妻。”堵伯来道：“这样死乌，若算计结果他性命，忒觉狠毒。我少时曾传一个哑呆药的神方，待我到药铺里去，依方买料，合就此药，调在茶汤之内，乘他吃醉，灌将下去，若果然有效，迷了心窍，讲不出话，变做个懵懂汉，虽生犹死，岂不是了当的良法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既有此方，向来何不早做？你快些去合就，休得延他酒醒。”堵伯来连忙走到药铺中，置买完备，袖回家里。恰好温阿四睡中酒渴，讨汤水吃。妇人便将药末，放在汤内，扶起他头，骨都都呷下一大碗。依然倒头又睡，直睡到明早，日上三竿，再不听得他做声。堵伯来揭开帐子一看，但见他双目炯然，形如木偶，叫之不应，扶之则坐，与他饭吃，略吃几筋，不与他吃，也不思想。镇日昏昏沉沉，只因醉中使性，遂成废人，连活乌龟也没得做。真正做了个痴呆乌龟，平白地送个妻子与人受用。看他取乐快活，不能发泄半字。

这岂非圈留人在家赌钱，担误人年少娇妻的现报？总之不是贪人，也不在家开赌；不是贪人，也不弃家入赌；不是贪心翻本，也不卖身去赌；不是贪心要赚大钱，也不舍得把老婆去诱赌；不是贪色又贪财，也不到得做奴才做烧汤。一个清白男子，都断送在赌中也。或戏言曰：“据此看起来，开赌的不但不该吃酒，并不该吃药。”予戏答之曰：“吃酒是捉弄酒头之报，吃药是下药骰子药牌之报也。”听者大笑曰：“诚如所言。”此第六笑者，凡世间贪夫，当至心供养信受奉行。

评曰：

亦卧庐评曰：奉劝开赌者，须让单身汉去做，没有妻室，少些笑柄。不然未有不依样遭温者。

第七笑谋风水活葬青龙兆 [佚]

第八笑擒云雨私走白鱼精 [佚]

第九笑逐腐儒狂徒三设伏 [佚]

第十笑婚育女小妹再赔钱 [佚]

第十一笑女翰林改妆嫌圣后 [佚]

第十二笑男命妇代职巧封妻 [佚]

全书完